

實事白話報社出版

家庭  
小說

鳳凰

卓然題



物之  
在任

實事白話報社出版

# 鳳凰愁

(遼隱)

男女婚姻一事

中華風氣先開

自由常在口中排

說是人生大快

怨恨爺娘守古

羨慕劉阮天台

文君何可竟心懷

祇落因緣孽債

轉瞬佳期已到

都稱鸞鳳和諧

相思暗地瘦身骸

惹動妻房詭怪

專學巫婆妙術

兩家往返頻來

幾番弄鬼鬧書齋

竟爾成全恩愛

幾句俚辭念罷

接着演說一部鳳凰愁的故事

按說鸞鳳求凰本是一件極高興的事情何以於

鳳凰二字之下加一愁字

豈不是大煞風景麼

須知相如不愁不能得文君 文王不愁不能得嬪

氏 鳳凰雖愁也終有交頸之一日

吾人於茶前酒後 撰述些小說稗史 不過聊作逍遣而已

又何必以鳳凰之愁而愁呢

閑言少叙書歸正傳 話說浙江省城杭州地方 風景之佳 人物之

盛 總得說是甲於天下了

如今單言城內飛龍巷 住着一家老住戶 姓劉名方字正伯 生在

前清同治年間 雪峯營憲

課苦攻讀 三十歲的時候 已經中了兩榜 資分到禮部作主事

劉正伯來京當了二年多的差使 覺得官場之中 人情非常淺薄 於是乞休回籍 所依祖遺的

數頃良田 果無意外揮霍 可作終身養贍 元配王氏 也是杭州城內的名門閨媛 夫妻伉儷

鳳凰愁



北師大圖 B2396276

以深 相敬如賓 膝下只有一子 取名紹業 字克承 自幼聰穎過人 氣宇超衆 劉正伯夫婦 愛如掌上明珠 先是攻讀詩書 後來國家變法 劉紹業便在本省中學肄業 每日早去晚歸 功課十分上進 且兼劉克承正的一表人材 年始十七歲 本城有女之家 無不爭結朱陳之好 劉正伯夫婦每對人說 紹業兒爲我家千里駒 無論如何 必要竭力深造 一俟大學專門畢業 再議婚姻之事 說一句白話 就算全推辭了 看官要知劉正伯有這樣的兒子 真是人有人材 文有文材 心裏是何等的高興 對於兒子婚姻的事情 如何能不精選苛求 必要作到佳兒佳婦的結果方能 爭結秦晉之家 差不多都是些平常女子 所以全都謝絕了 書中暗表 劉正伯雖是把這些人家婉言謝絕 却又暗地裡記嫌 選購淑女 說來這所是父母愛子之心無微不至 且說杭州城裡 女子中學校內 有一個女學生 名叫沈效昭 生的其美無比 要問沈效昭究竟是怎麼樣的美 只好拿幾句成語讚美他 高一分便顯長 低一分便顯短 多一分便顯肥 少一分便顯瘦 沈效昭生的真是 長短合宜 肥瘦適度 一個人既是生來這樣的美 總得說是山川靈氣所鍾 凡是這樣美人 決沒有一個不資質過人的 因爲他素日讀書最羨慕曹大家的爲人 所以他起的名字就叫效昭 彼時正在初創學校 一般學界的人 無不注重劉紹業沈效昭男女二學生 大家都說我們杭州地方 有這們兩位男女好學生 真是人中之瑞 這些話本是學界的 背地裏議論的人 誰知日久天長 劉紹業沈效昭兩個人全都

了。且說沈效昭的父親縣考本與劉正伯同年，不幸早年去世，拋棄沈效昭和他母親范氏，帶着沈效昭苦度光陰。范氏看見自家女兒，出落得花朵一般，且兼滿腹經文，自然也是愛如掌上明珠。沈效昭既負才女之名，前來求婚之家纏絡不絕，范氏看上了幾家，却都門戶相對，一時不敢作主。便對沈效昭說道：「兒呀，你是一個不凡的女子，為娘對於你的婚姻大事，必要謹慎擇婿。但是我老眼昏花，老耳聾聾，不免有些看不清聽不明的地方，萬一品貌不等，文才不相峙，使你有終身之恨。為娘怎麼對的起你呢？現在你的年紀也不小了，本城求婚之家，絡繹不絕，我聽着不相敷的，我便當時謝絕了。如今有三個人家，都是咱們本城的讀書門第，學生的年紀品貌，說來都很不錯，我且和你都說了，你要自己解決。」沈效昭說道：「孩兒現在求學要緊，那裡提的到這件事呢？」范氏說起話雖如此，你究竟是一個女兒，求學雖說要緊，婚姻也是當務之急。俗說過去青春無少年，如今你也不小了，還能說緊自耽誤麼？」沈效昭說道：「娘啊，你老人家只有我這一個女兒，你老人家就便多養活幾年，那又算的了甚麼要緊？」范氏說道：「兒呀，你糊塗，別說我多養活你幾年，就是從此把你養活到老，那又算的了甚麼要緊？只為花謝花謝能有幾時，一個誤了你的青春少年，不但我種種不安，就是你也抱終身之恨呢。」沈效昭說道：「母親既是怕女兒有了終身之恨，母親就要容女兒專心求學，將來自選才郎，必要選擇一個與女兒學問差不多的人，方肯許字終身。」范氏說道：

爲娘也是這個意思 現在有幾家求婚的 要按爲娘的意思 此事早已定規了 只怕與你學問不相稱 將來使你抱恨終身 既你這樣說 你要自己考核考核 你看那一家合格 後然你對我說 爲娘再與你作主 沈效昭說道 娘既是這樣疼愛女兒 女兒便無話可說了 范氏說道 我只有你這們一個女兒 本是相依爲命 你有甚麼話 只管照直說 沈效昭說道 娘所說的這幾家人家 沒有一家合格的 只好婉言謝絕罷 范氏說道 這又奇怪了 我說的這幾家人家 都是咱杭州有名的縉紳 詩書傳世 富貴超羣 你又沒親眼看見本人 你怎說都不合格呢 沈效昭說道 娘有所不知 凡是縉紳人家 多半是結交官府 武斷鄉民 雖說詩書傳世 却是皮毛裝潢 至於提到富貴超羣這一節 此事原不是真讀書人論的 孔子在陳絕糧連飯吃都沒有 然而終歸成爲大聖 孟子幼時三遷 連住房都沒有 然而終歸成爲大賢 娘要知天降大任於是人 必先苦其心志 勞其筋骨 餓其體膚 空乏其身 范氏接着說道 那們依你之見 須要怎麼一個人家 怎麼一個人物 纔能合你的心呢 沈效昭說道 依兒之見 擇婿這一層 却不必注重他是个縉紳人家 更不必論他是否富貴 只要求這本人 是个真正讀書的人 素日道德高尚 智慧聰明 品貌不俗 年紀相當 如此孩兒便願終身事之 范氏笑道 我兒所說的話 爲娘却到贊成 但你是一個女兒人家 又不能終日和男人交朋友 他的道雖與我 不高尙 智慧聰明不聰明 品貌俗不俗 年紀究竟相當不相當 你又如何能知底

沈敦昭說道：「女子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一個守身如玉。」孩兒均讀詩書，這句話早已印在腦筋，自己須知尊重自己之身體。孩兒果能執身如玉，便是和男人接洽。彼此正言厲色，不近些許戲謔。這又有何好說。此方今生遇的見這樣的人。孩兒便去終身事之。此方今生遇不見這樣的人。孩兒就在母親左右，侍奉一輩子。孩兒亦無半絲含怨。范氏知道他女兒素有志氣。如今他既說出這樣的決話，再想也不能動強他。只得說道：「我兒既如此說，娘便都依了。只要你好好生擇婿，免去為娘朝夕憂念。」沈敦昭點頭應諾。范氏便將這求婚之家，一律婉言謝絕。不在話下。且說沈敦昭自從對他母親說過此話之後，每日雖是照常上學，來來往往的時候，便於擇婿上十分注意。自己暗想這杭州城內的男學生，要以劉紹業最有名。資格雖是很好，但不知他的道德人材如何。我既是要正經擇婿，不可不會會此人。與他澈底的談上一談。如果說的人材出衆，道德高尚，此機決不可失。我便要終身相許。好在男女兩個中學，相差不遠。每日來往的時候，沈敦昭必要繞路男中學而過，留心訪查。這且不提。再說劉紹業每日上學來往，總要與一校女學生相遇。仔細一看，差不多都是些平常人。生的醜的，不必說。雖有幾個美的，不是態度不端莊，就是氣宇不韶脫。總而言之，不出妖俗二字。劉紹業看了，自己暗嘆說道：「人材如此之難，可見一斑。想我劉紹業小負才名，雖然比不得潘安子建，要在杭州同學之中，也得說是僅有之有。我的婚姻大事，我父母將來給我作了主。」

憐乎要是遇見這樣的女子 使我終身不快 豈不是白來一世麼 現在是個婚姻自由的時代 況且又是終身大事 雖說是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究竟是我自己的事情 決不可竟靠父母媒妁 我以後須要細心考查 如有那姿容姣好 學識超羣的女子 我必要設法與他結識 彼此傾心的談談 如果真有資格 無論如何 我也要和他訂定終身之約 比方要沒有這樣女子 我劉紹業甯可一生不娶 決不與這妖俗的女子 共同一榻 看官請看劉紹業與沈效昭 兩個人雖是各不相識 心思却是一樣 劉紹業自從存了這個念頭 以後來往上學 對於平常女子 不但不去留心 並且連正眼看也不看 按說劉紹業每日低着頭去 低着頭回家 總該沒有甚麼意外之事了 誰知天緣湊巧 自有月下老人在中間維持 一日劉紹業放學回家 剛剛出了巷口 看見地下拋着一件東西 由不得拾起來一看 原來是一個筆袋 看這筆袋做的十分精秀 原來是個三疊的作法 打開了一看 左邊上頭一疊 插着些個鉛筆石筆 底下小袋子裡 有幾張自用的名片 抽出來一看 上面只印着三個字沈效昭 劉紹業一連念了幾遍 暗說效昭這個名字 十分出奇 效法班昭 真不成這是個女學生的名字 忽然失聲說道 嘔 不錯 學界裏常聽人說 杭州城內男女只有兩個好學生 男學生是我 女學生就是沈效昭 莫非這個筆袋就是沈效昭的麼 中間這一疊 裏頭插着些水筆 抽出來一看 筆上都有沈效昭女士精選的字樣 拔出筆帽再一看 都是極純的狼毫 乾淨非常 無有半點墨漬 右邊上頭這

一疊插看些圖畫筆鋼鐵紙之類 上面也都有沈敬昭女士的名字 底下小袋子裏 插着些個有字的紙 抽出來一看 原來是一張未作成的兩句詩 只見上面寫道 落花柳絮無人管 翠首春光俯首愁 劉紹業吟哦了兩三回又見字體娟媚 肩架姣好 也不知是甚麼緣故 登時由腰杓子後頭酸了起來 一直酸透腳後跟 究竟是好受不好受 作者沒遇見過這個事 實在無法描寫 劉紹業定了定神 舉目一看 且喜四下無人 他便一直走回家內 胡亂的的吃完了晚飯 一個人坐在屋內 不住的想及遐想 把那筆袋放在自己一個抽屜之內 手裏拿着那兩句詩 不住的低聲吟哦 吟哦了一會子 又將筆袋取出 來回的看個不足 暗自說道 這個女子的物件 既是這樣的精秀 其人的容貌必是大有可觀了 這個女子的詩詞 既是這樣的艷麗 其人的學思也就大有可觀了 況且杭州城內學界裏 都知道他是女學界的學生模範 他的程度如此看來 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劉紹業爲這婚姻之事 日夜爲憂 深恐不得良耦 如今看物思人 這沈敬昭決已是個不得了的人 他這日用不離左右的筆袋 今日竟自被我檢來 豈不是天緣湊巧麼 我須要在這兩句之後 再給他續上兩句 仍然給他裝在筆袋之內 然後我給他送在女學裏 他看見了我續的詩 心中是喜是怒 二天相遇的時候 他必然要表示出來 他要是表示怒呢 我便即時退步 不可再涉他想 他要是表示喜呢 我便即時進步 彼此亦或可以深談談 想到這裏 登時飽了飽筆 在這原紙兩句詩詞之後



又續了兩句 寫道是 莫怨漢宮風雨夕 烟雲深處鳳凰遊 寫過之後 自己又復低低的吟哦了兩遍 覺得沈效昭的前兩句 香艷非常 覺得自己的後兩句 俗厭不堪 但是已經寫在原紙上了 只得仍然插在右邊小袋子內 放在抽屜裏 胡亂的遐想了一回 方纔昏昏睡去 一覺睡醒 窗戶紙上已經見了日光 劉紹業慌忙起身 梳洗已畢 手裡拿着自己的書包 懷內揣裏沈效昭的筆袋 便自奔入學校去了 劉紹業在學校內 上的甚麼課程 此話不是本書正旨 不必多述 且說功課已畢 搖鈴下堂 衆同學三三兩兩各自歸家 劉紹業且容衆人走靜 他便繞道往女中學而來 到了女中學號房 對着校役說道 你們這貴學校內 有一個學生叫沈效昭麼 夫役還未回答 只見學校裏走出來一個女生 帶笑說道 我便是沈效昭 先生貴姓 找我何事 劉紹業舉目一看沈效昭 不但姿容秀麗 並且態度端莊 真稱的起是當今第一等的美人 遂也帶笑說道 我名叫劉紹業 在這杭州中學肄業 說着由身邊取出來一個名片 雙手遞給了沈效昭 復又說道 我昨日放學回家 在這巷子外邊 拾得一筆袋 打開一看 裡頭有先生的名片 我知道這些東西 是我們當學生 日用必需的 當時我在那裏等候先生良久 不見先生到來 我想先生女學界裡 頗有名望 一見名片 便知這是先生的物件 今天不揣冒昧 特來貴校將原物奉還 說着由懷內把筆袋取出 雙手遞給了沈效昭 沈效昭感謝不盡 遂說道 多承先生費心 意思彷彿還有話說 却又不往下說了 劉紹業說

道：如今原壁既然歸趙，我要告辭了。容日再爲領教。說着鞠了一躬，退出女學門外。沈效昭向着劉紹業也鞠了一躬，送出女學門外。彼此分別而去。且說沈效昭收了自己的筆袋，心中暗喜。當時回到家內，把這筆袋放在書桌之上。暗自忖道：我這杭州城內學界裏，誰不知道男學界中，劉紹業是個人中之瑞。我素日羨慕的不得了。恨我無緣見面，誰知天緣湊巧，偏偏我失落的筆袋，被他拾着。比方要是一個沒有品行的人拾去，一定是以爲得着便宜，決意不肯送回。他是一個最講品行的人，打開一看，看見有了我的名片，他就特意費了半日的功夫，親身給我送來。思想起來，真是難得。忽然想道：我這筆袋右邊小袋子裏，還有未作成的兩句詩，上面有些寓意，不知道他看見也未。當把筆袋打開，在那右邊小袋子裏，將那字紙抽出，打開一看，依然還是原紙，並無失落。只見自己寫的是：落花柳絮無人管，舉首春光俯首愁。剛剛念完第二句，又見下面還有字跡，由不得仔細一看，只見下面寫道：莫怨漢宮風雨夕，烟雲深處鳳凰遊。看到此處，心中一驚，又復把這後兩句，低低的吟了幾遍。覺得這烟雲深處鳳凰遊的七個字，意思十分沉重。又見這字體，秀而且硬，柔而不俗，信筆一揮，如同飛龍走蛇一般，一望而知，是一個當今的第一等才子。又一想，本人的品貌，真是面如冠玉，氣宇不凡。總而言之，劉紹業這一個人，皮裡皮外，分明處處都是文雅的。沈效昭呆呆的拿着這首七絕詩，看個不了。他的心中究竟因爲甚麼失了神。作者不是個女子，難以

描寫其詳 良久良久 沈效昭忽然失聲說道 盛筵難再 此機決不可失 無論如何 我必要和他談談 如果他要是一個冷心的男子 我便不必往下說了 如果他要是一個有情的男子 我們便可往深裏說說 他的文才雖說是高 我的學問比他也不低 他的眉目雖是清秀 我的臉面也不渾濁 兩方情願時 儘可終身相許 要像這樣的才郎 不是僅有的有麼 無論如何 總要達到希望的目的 纔稱一生之願 說罷 又把那一首詩 來回的吟哦了好幾遍 覺得這續的後兩句 香艷非常 彷彿其中有多少情趣 話要簡斷 沈效昭今晚的情形 與昨夜的劉紹業 分明差不了許多 從此沈效昭一來一往的時候 更要在劉紹業的身上注意了 劉紹業自從給沈效昭送過筆袋之後 每日來往便也在沈效昭身上注意 兩方雖是這樣注意 也不過見了面的時候 彼此恭恭敬敬的說上一兩句話 至於別的心事 那就叫作無法達知 如此過了兩三個月 眼看暑假已至 沈效昭心理忐忑非常 一日放學之後 沈效昭寫好了一封信 便在那巷子口上 等着劉紹業 在劉紹業不來的時候 心理十分着急 及至劉紹業來到 却又羞澀萬狀 一時拿不出手 隨便說了兩句話 便又往前走了 走了幾步 由袖中丟下那一封信 又走了幾步 回頭一看 此信已被劉紹業拾著 這纔放開了步 一氣走回家裏去了 且說劉紹業裡一出巷子口 早已看見沈效昭在那站着 心中本來也想多和他說幾句 一來街巷上來往人甚多 二來又不知沈效昭是甚麼心思 因而不敢造次 惟恐惹出不品行的吵子來

彼此說了兩句話 只見沈效昭臉上紅 便直往前走了 走了幾步由袖中留下一封信來 劉紹業看的清楚 當時與走了幾步 把那封信拾起來一看 只見上面寫道 劉君紹業親展 劉紹業看完了六個字 就如同作官兒的見着命令一般 說不得有多們喜歡了 抬頭再看沈效昭早已走的不見了 劉紹業遂將此信揣在懷內 一溜烟兒回家裏 飯也顧不得吃 便將此信拆開一看 只見上面寫道 入卿宏才 未能領教 悵悵之情 殊難言喻 現屆暑假之期 儘可朝夕會晤 公園風景極佳 可作聚談之所 餘容面叙 此頌自由 這封信禿頭秃尾 並沒有上下款 劉紹業看罷 善意的歡喜的起來 暗說三二日開放了暑假 我便要天天上公園 早去晚歸 找個僻靜的地方 無論如何 必要用心的談談 如能許結良緣 我拚着命也要和父母要求此舉 這一天雖着放假的那一天 只隔三日 劉紹業過這三天 如同三年一樣 恨不得學會后羿弓 射此一輪日 好容易盼到過了這三天 劉紹業連飯也顧不得吃 對他父母說道 現在到了暑熱的時候 家中空氣不潔 要到公園裏呼吸新鮮空氣 劉正伯王氏愛子心切 那裡能有攔阻 只得說道 我兒若去公園遊逛 須要早去早回 公園裏邊 樹木森森 不看你涼着 劉紹業說道 孩兒懂得 父母不必憂慮 說着回到自己屋內 從新洗臉梳頭 足足的修飾了一大陣 方慢慢出門而去 到了公園 前前後後繞了一個大灣子 並不見沈效昭的影子 拿起表來一看 短針指在十點 自己笑道 現在剛剛十點鐘 那女子出門頭上

腳下總要收拾一會子，那裏能有這們快呢？於是找了一個水榭，沏了一壺茶，自己在那裡慢慢喝着，喝到一點鐘之後，漸漸遊人多了，仔細一看，仍然不見沈效昭到來，一直喝到四五點鐘，遊人較前更多，還是不見沈效昭的面，一直到了夜內十點鐘，劉紹業看不見沈效昭，心說他今天必是不來了，現在這公園裡，樹木森森，果然有些寒冷，我就早些回家去罷。當時付還了茶錢，出了水榭，剛要往外走，只見對面來了一個女學生，穿的衣裳極為樸素，舉止異常大方，舉目一看，不是別人，正是沈效昭。劉紹業一見，驚喜交加，堅走了幾步，上前恭恭敬敬的鞠了一個躬，帶笑說道：「先生纔來，我等了好大半天了。」沈效昭也笑着說道：「我本想着早些出門，因為家母派我寫了兩封問好信，以至多耽誤了許多時，有勞先生等候，十分對不住。」劉紹業說道：「豈敢豈敢，當時二人又復一齊來到水榭子裏，茶博士從新沏了茶，兩個人便自慢慢談話起來，先說了會子國家的政策，既而又說了會子學校的教育，慢慢的可就談到婚姻的上頭了。劉紹業談到此處，不住的咳嗽，歎氣說道：「夫妻為人倫之始，這件事體關係著國民的強弱，女子教育比男子教育關係更大，比方一個家庭裡，要沒有賢母，決不會教育出好兒女，家庭中沒有好兒女，社會上便沒有好國民，社會上沒有好國民，而國家從何富強呢？」沈效昭點頭說道：「先生所論極是，我們中國危弱到這個地步，大概就是婚姻不良，男女失教育的緣故，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我們躬逢開放之世，自己苦志攻讀，將來總

要給一般人作個榜樣。劉紹業聽了此話，連連鼓掌說道：「先生所說之話，竟與鄙人相同。我們窮途開放之世，總得要給一般人作個榜樣。一連又說了兩遍。沈效昭覺得說的太真切了，由不得漲紅了臉，把頭低了下去。劉紹業一見沈效昭這個樣子，心中奇癢起來，也不知他心中打了幾個草稿。方纔說道：「先生何必如此。我們二人，在這杭州城內誰人不知，一般學界裏的人，都稱我們兩個人爲人中之瑞。難道我們這人中之瑞，相談起來，還要加些忤忤麼？我們兩個人，素日聞名已久，幸有天緣湊合，今日傾心共話，各表懷抱，豈不是人生大快麼？況且這水榭子裏，只有先生與鄙人二人，並沒有一個污穢之物，我們有甚麼懷抱不可談呢？沈效昭聽了此話，越發的低了頭。劉紹業到了此時，如同頂上有針，屁股有火，立又不能坐，又不可等了。好大的時候，方纔紅着臉說道：「先生既是這樣明白，我有一言可能說麼？」沈效昭迎着頭說道：「先生有話請講。」劉紹業欲說又止兩三次。沈效昭說道：「先生不必說了，你的意思我已明白，但是我們必須定下條件，將來我們是遵照而行。」劉紹業流着滿頭大汗說道：「先生有甚麼條件，儘管說來。我劉紹業是無不依從。」沈效昭說道：「頭一個條件，我們今日彼此相談之後，定成終身之約，誰也不准反悔。從此不准再和他人有如此的談話，及如此的行爲。劉紹業說道：「這是必要的條件，依了依了。」沈效昭說道：「第二個條件，我們今天解決之後，彼此各以佩帶物件，互相交誼，作爲終身信實。」劉紹業說道：「這更是必要的條件了，依了依

了。沈效昭說道：「第三個條件，彼此都要在大學畢業之後，寫別父母，然後方能正式結婚。彼此若要無此程度，便不能提及此事。」劉紹業說道：「這也是必要條件，依得依得。」沈效昭說道：「我只有這三個條件，先生你有甚麼條件，請你說來。」劉紹業說道：「我心裏也有三個條件，却與先生相合，絲毫不差。先生所說的話，正是我心理的條件。如此我們二人，只要遵着這三個條件行事，誰也不違條約，我就不必多說了。」沈效昭說道：「倘或誰要不遵條件，該當怎麼樣呢？」劉紹業說道：「誰要違背了條件，叫他終身淪落，永無舒眉展眼之一日。此言出口，如雷如雷。」辜天后土，實所共鑒。沈效昭點了點頭說道：「但願彼此遵依條件而行，永不違反今日之誓。」既然如此，我們彼此要交換了信物。」劉紹業說道：「好好，當將一個戒指，由手指上脫下來。」雙手遞將過去說道：「先生請看，此物是我日夜不離的，以此作為信物，且請先生收納。」沈效昭接了過來，帶在自己的手指上，又將自己的戒指，也由手指上脫了下來，雙手也遞給了劉紹業說道：「此物與先生之物一樣，但願將來圓滿結果。」劉紹業將沈效昭的戒指接了過來，也套在了自己的手指上。二人歡喜非常，遂又購來茶博士，從新沏茶，又胡亂的耍了些點心，兩個人吃了一回，是時已到夜內十一點多鐘，遊人漸漸散去。沈效昭說道：「天已不早了，惟恐老母竹門而望，我要回去了。」劉紹業說道：「此時涼風透骨，我也有些坐不住了，說着開付了茶點的錢，二人便一齊出了水榭子。」劉紹業又問下次見面之期，沈效昭說道：「這却不敢言。」

定 劉紹業說道 我們何妨天天來在這水榭裏坐一坐 彼此戴月乘風 傾心的談談 豈不稱慰平生的渴想麼 沈效昭說道 此處雖佳 不過是個遣興的地方 我們還是要以功課爲念 劉紹業聽見沈效的話 句句冠冕堂皇 只得唯唯而已 當時二人走出了公園 彼此各執一躬分頭回家而去 沈效昭從此更加苦讀 必要真作到人中之瑞 心中方罷 不在話下 且說劉紹業自與沈效昭定下婚約之後 雖然十分高興 却又十分着急 一連上公園裡去了數次 並不見沈效昭一次的面 心中越發氣脹 從比使也着實的用起功來 看官你看這樣一個好男學生 又與這樣一個好女學生 兩下自由結婚 都有極正當的條件 沒有半分的苟且 將來他們兩個人 在那大學畢業之後 兩個人告知彼此的父母 請出來極有名譽的主婚人 給他們成全了百年的好事 我們雖是旁觀者 聽着不也是贊成的麼 哈哈 諸君那裏知道 我們中國的老家庭 當父母的却不能給兒女想的這們到 一則是把經書念的太熟了 無論怎麼說也得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你就是一个多有學問多有道德的人 你也得走這一條道兒 反其是的是 父母便是極端反對 說你是鑽穴隙相窺 說聽相從 則父母國人皆踐之 二則兒女的婚姻事情 父母向來專制 兒女不知道呢 父母早已定歸了 三至佳期已至 硬把兩輪素不相識的人 架弄到一個家室之內 好也是他 歹也是他 這就叫作木已成舟 生米煮成了熟飯 這其中不是男的不高興 就是女的不痛快 心中雖是這樣 面上上還得敷衍 日子一



長 其間便能生出許多家庭不幸的連事 大家想想夫妻是不是人倫之始 一個人倫之始 要是這樣勉強湊合 你說那一輩子能有好國民呢 諸君須要把話聽明 遼隱贊成的 是有知識的自由 可不是那一種無知識的自由 怎麼說呢 有知識的自由 可以終身不悔 彼此是由學問道德上生的感想 這是可以贊成的 那無知識的自由 是個色慾的關係 彼此全無學問道德 一味的朝三暮四 不能相依終身 這宗事情遼隱不但不贊成 並且極端反對 要像劉紹業和沈效昭的自由 出乎正當 誰能說是不贊成呢 閉言止住 且說劉紹業自從與沈效昭定下婚約之後 劉紹業的心中十分高興 便在功課上著實的用起心來 過了暑假入學來往的時候 雖說常與沈效昭見面 兩下都不過路微的敷衍兩句面子話 毫不深談 轉過年來劉紹業考入大學 臨上北京的時候 地們二人又在公園裡聚談一次 劉紹業覺得滿腹是話 及至兩個人見了面 反倒不知從那一句談起了 沈效昭說道 現在俗們相約的事情 一天比一天近了 先生此去 別無他囑 惟望多在功課上身體上二者注意 轉瞬到了畢業之期 高高考在前列 我們的事情 便算指日成功 劉紹業連連答應 笑着說道 我劉紹業無論如何 必要取一張大學文憑 來會先生 方不負先生這番美意 沈效昭說道 如此好極 我們要言只有這幾句 我們應當謹防瓜李之嫌 話已至此 儘可不必再往下說了 說着就要告辭 劉紹業說道 先生且慢 沈效昭站住了腳說道 話已說完 還有甚麼事呢 劉紹業兩眼看着沈效昭說

並無一語。沈效昭說道：如今別無話說。咱們兩個人，欲求將來的圓滿結果，只在先生你的學業上了。前途遼遠，珍重珍重。說着頭也不回，竟自告辭去了。劉紹業只得追着送了幾步，看着沈效昭走遠，方纔慢慢的回到原位。此時也無心喝茶了。當時開付了茶錢，懶懶的走回家內。心中又是想念又是假裝，又怕再隔二年，沈效昭出了別的原故，總而言之，情絲一縷，綿綿不斷。後腦筋不知想了多大半天，自己這纔把心一橫，暗說我劉紹業取不來大學文憑，這宗無意義的思想，不是白費麼？由是再也不去胡思亂想了。以後每逢心中一想念沈效昭，自己便以這有無大學文憑的問題問自己。這就當作以學業的進步，謀婚姻的迅速。過了幾天，日期已迫，劉紹業收拾書箱行李，在他父母之前領了應用的經費，拜辭了雙親父母。他便登程奔北京而來。自入大學之後，劉紹業一心琢磨功課，別無所念。同學的朋友，這個約題，那個茶壺，劉紹業一律拒絕。日子一長，大家都知道劉紹業是一個好靜不好動的人。大家便不去再題了。劉紹業因此學得用功，過了一年之後，又值暑假的時候，劉紹業用心苦過，便自取給五百元，可說他學業，且看了他的父母。一家歡聚，自然喜樂非常。劉三伯考同鄉，劉紹業的功課，也學得極好。劉紹業此番，這上不堪，都說他中城內，有一個著名的校長，將他考之，劉紹業大，因為他考得極好，給他起了一個外號，叫作劉紹業七好。這話，劉紹業七好，劉紹業考，劉紹業考得極好，成天都在劉紹業家出入，一般有女之

家 因爲羨慕劉紹業的人品學問 全都委派油葫蘆七奶奶 成全這段姻緣 並許給他 如果結成秦晉之好 大家都願以重金相謝 油葫蘆七奶奶滿應滿許 便自來到了劉正伯家見着王氏 笑嘻嘻的叫了一聲太太說道 媒婆事情忙碌 實在少給太太請安 說着找了一個下位坐了 王氏也笑着說道 你是月下老人的女童 成天際成全美事 俗語說的好 說妥一個媒多活十年 像你這樣以說媒爲業的人 將來不知你要活多少千年呢 油葫蘆七奶奶哈哈笑道 太太休要取笑 如此一說 我不成了烏龜了 一句話沒說完 招的王氏也笑起來了 油葫蘆七奶奶復說道 太太您猜怎麼着 像我們這跑百家門的人 說來也很不容易呢 雖說指着說媒爲生 這其中可是關係着多少陰陽 我們未從受人之託 我們心中也得有個盤算 總得知道少爺是怎麼一個人 小姐是怎麼一個人 第一得門戶相對 第二得人品相當 到了現在維新的年頭兒說話 還得加上學問相稱 將來兩家作了親戚 總得說是蜜裡調油 我們當媒婆子的 受了兩邊的賞錢 我們拿到家裏吃着花着 我們心裏也要坦然 要不是這們着 我們不但得不着多少錢 還得讓人家瞞怨一輩子 太太你以爲我們竟憑兩片子嘴 不講一點陰陽呢 王氏說道 七奶奶你這話倒是有些道理 你既是這樣講陰陽 是凡你說的媒 大概都是很好了 說的媒既是好 你將來就得活爲歲數大 油葫蘆七奶奶說道 咳 像我們這苦命的人 多活幾年又怎麼樣 還不是多受幾年的罪麼 正在這裡說着



補上那一半錢 你看如何 說着便令丫環取出來現洋一百塊錢 放在了油葫蘆七奶奶的面前 油葫蘆七奶奶看着洋錢 十分動心 自己苦苦的思索了一陣說道 俗們杭州城裏的小姐 差不多我都知道 我所說的這些人家 都是很好的小姐 再有也不好了 除非城外還有一位出色的小姐 王氏說道 但不知是誰家 油葫蘆七奶奶說道 俗們這漢金門外焦花塢 有一位老翰林張國雲張大老爺 太太早已去世 膝下無兒 只有一位小姐 名叫張亞嬌 識文斷字 品貌超羣 年方一十八歲 因為選婿太嚴 現在還沒有許字人家 劉正伯說道 嚶 不錯不錯 焦花塢的張國雲 是我一個老同年 他家這位小姐 幼年的時候 我到看見過兩次 果然品貌出衆 但不知以後出落的怎麼樣了 油葫蘆七奶奶說道 這位張亞嬌小姐別的我不敢說 要說起模樣兒 在俗們杭州地方 總得說是屬一屬二 求婚的人家 不知有多少了 差不多平常的學生 沒有出衆的地方 人家簡直的不給 王氏說道 要是這樣說起家 這位小姐一定是人品出衆了 但不知他可會讀書 油葫蘆七奶奶說道 我剛纔不是說麼 人家識文斷字 字兒上很夠用的 王氏笑道 這事你如何能知道 劉正伯說道 我這位張年兄的小姐 在幼小的時候 張年兄確是當男兒一般的養活 每日教他書字 我想此事倒還有些合格 這樣辦 叫七奶奶日內先和張家說說 人家要是不願意 此事作為罷論 倘乎要有幾成願意 我自想法子去調查 王氏說道 只好如此 當令油葫蘆七奶奶 帶上了這一百塊錢 叫他不

要欺誤。上緊的去探聽。油葫蘆七奶奶柔着說道：「那有這們着的呢？我一點兒沒効勞。先領老爺太太的賞。」王氏說道：「自要你去說，事情成與之後，我還要賞你一百塊呢。」油葫蘆連連答應，道了一聲謝，把洋錢包在手巾之內，笑嘻嘻的去了。且說這老翰林張國雲，爲人極其清高，一則是屬於國政日非，不肯和一般無道德的人，在宦海裏隨波逐流，二則老來喪妻，家事無人經營，膝下雖有無兒，所幸曾有一女，於是閉門課女，必要把張亞嬌造就成了，一個不能進士方休，也得上我這這天生的賞，是過人，十三歲的時候，詩文均已優通。張國雲看見自己的女兒，這樣的上進求學，心中十分痛愛，決不肯輕易的許字人家。這一天張國雲正在家中課女，忽有明公來報，說是張亞油葫蘆七奶奶求見。張國雲對門公說道：「我家沒有甚麼事情，你去說他遇見誰，明公走出，便又進來說道：「他說他有緊要的事情相告。請老爺勻出五分鐘的工夫，賞他一見。」張國雲說道：「既是如此，再他進來罷。」張亞嬌聽見媒婆子來了，自然慌忙的迎進，油葫蘆七奶奶見着張國雲，施禮已畢，說道：「自從太太成仙之後，少來給老爺小姐請安。張國雲道：「無甚話，我且問你，你來我家有甚麼緊要的事情相告？」油葫蘆七奶奶道：「夜間子進宅，見了太太，說是有緊要的事情相告。今天妻給小姐說一個天上少有地下難求的一門親事，張國雲道：「你這話是當真？子的人，把這人間的婚姻大事，全都當成買賣作了，只憑財帛，說說天地的親事，其實非常不雅。我且問你說是那一家，要是這

小學學生 有些道德學問知識 你就開口說說 要是那無道德無學問無教育的人家 你就儘可不必說了 油葫蘆七奶奶聽見張國雲這套話 暗暗的抽了一口冷氣 但是當媒婆子的人都那沉的住氣 遂又帶笑說道 我的老爺 您這話是從何說起呢 我們當媒婆子的 雖說是愛說話 我們也得說真箇的呀 我們要是竟胡亂的有枝添葉 就讓這件事情成了 我們招惹的兩家抱怨 誰也不肯和我甘休呀 我今天給小姐說的這個人家 其中有五樣好處 第一樣是詩書門第富貴人家 第二樣是人口簡單規模樸誠 第三樣小學生面如冠玉心似珠璣 第四樣小學生道德高尚知識充足 第五樣小學生學優子建才過王勃 以上五者 有一於此即可稱為絕婿 何況五者俱備乎 張國雲聽見媒婆子這們一攛文 由不得也嘆嚇的樂了 心說沒想到 當媒婆子的還能說這們幾句 不怪人稱他為油葫蘆 真是對甚麼人說甚麼話 遂說道 你雖然說的這們好 事實上未必如此 媒婆子說道 人言為鑪 寸心惟天可表 張國雲哈哈大笑道 胡亂胡亂如今你就說是那一家罷 油葫蘆七奶奶說道 提起這位小學生 大概老爺您也有個耳聞 城內飛龍巷劉正伯老爺的大公子 叫作劉紹業字克承 今年一十八歲 現在北京大學肄業 世界上都稱這位公子為人中之瑞 就這們一說 老爺您就知道怎麼樣了 張國雲聽了一驚 暗想劉正伯不與我同年 為人忠誠耿介 同年之中 要算我們二人最為相投 他家這位世兄 我是久已聞名 如果這樣 倒確是天作之合了 遂說道 劉正伯劉老爺





偏又這們容易 這不是奇怪麼 劉正伯說道 我那張年兄本來是一位極講氣節的人 自己膝下無兒 只有這們一個女孩 恨不能把自己平生所學 全都傳授了女兒 這樣才女 也就僅有之有了 那裏能隨便一說 便可輕諾呢 他既是這樣說 好極了 世界上有兒之家 應當往有女之家求婚 況且此機決不可失 明天我便要親身拜訪 油葫蘆七奶奶說道 老爺明天既要拜訪張老爺 媒婆就趕緊張老爺送個信罷 劉正伯說道 不用不用 我們本是通家 用不着你去打知 如果事成之後 依樣的給你賞錢 油葫蘆七奶奶又胡亂的說了一陣 方纔告退而去 次日劉正伯早早吃過飯 便自出城走往焦花塢來 到了張國華門口 投刺而入 彼此見了面十分歡笑 張國雲又令張亞嬌拜見伯父 劉正伯還禮細看 但見張亞嬌 非但姿容秀麗 而日態度端莊 暗說此真吾兒婦也 當時彼此淪茗痛談起來 張亞嬌昨日媒婆子來 今天又見劉伯父來 心中不免起疑 略微的談幾句 便自躲入內房去了 這裏只有張國雲劉正伯二人 始而談些當今時政 既而又談些經史文典 慢慢的可就談到兒女的身上了 張國雲嘆道 你家的世兄 杭州城稱爲人中之瑞 其才其德 足見出乎人上 將來定然不可限量 我張國雲有此一缺 如今已到半老之年 難免身後無依 劉正伯笑道 年兄未免太迂了 堯舜何嘗無子 其奈人不稱之何 德在本身 有子無子何足道哉 小犬雖負此虛名 其實可憂之處甚多 方今學途複雜 果無所宗 將來一無所得 更不知伊於胡底 張國雲說道 不然

不然 世兄的課本 弟已曾領閱過了 筆下雄健的很 決不是現在那一般專尚浮華文字者流  
據我眼睛看來 一定是一個大器 劉正伯說道 年兄過于謬獎了 小犬既承這樣青盼 弟有  
一事相求 年兄可容盡吐麼 張國雲說道 彼此至交 有何話不可說 劉正伯說道 年兄須要  
恕我孟浪 方敢說出 張國雲哈哈笑道 年兄不必說了 弟已應允 你們借着今日天清氣朗  
結爲朱陳之好 同年變爲親家 你道是與不是 劉正伯看張國雲這樣痛快 便也哈哈笑道  
弟今日原爲求婚而來 承兄金諾 快樂非常 說罷二人復大笑 劉正伯早已吩咐廚房 預備  
了酒飯 當時二人又復痛飲大醉一陣 天色已晚 劉正伯方始告辭而去 回到家內 和夫人  
王氏如此這般一說 王氏也是十分高興 擇了一個吉日 先行納采 等到劉紹業大學畢業  
之後 又擇了一個吉日 就要給劉紹業張亞嬌二人結婚 不在話下 且說劉紹業大學畢業之  
後 文憑已經弄到了手 回到家內 本想稍過一二日 就要慢慢的把沈效昭之事說出 誰知  
剛剛到家 一雙使婦了環兒 偏偏都向着劉紹業湊笑 劉紹業看見他們這種呵氣 心裡大起  
疑心 由不得問道 你們爲甚麼看着我湊笑呢 使婦了環們說道 少爺您快到好日子了 我  
們都替您立好 劉紹業又道 我有甚麼事快好日子了 我是一絲兒不知 你們快些說來  
使婦了環們說道 少爺您在北京讀書的 老爺太太見你讀書的好 給你說了一位少奶奶 要  
接這位少奶奶 人有人材 文有文才 分明就是月裡嫦娥下凡 少爺你就好生的享享罷 說

罷又復看着劉紹業嘻嘻的笑。劉紹業說道：你們這都是吃飯吃多了。稱的你們胡說白道。丫環僕婦們說道：誰去哄你。你要不信的時候，你去上書房去看看老爺。現在還沒寫完請客的單子呢。劉紹業當時來到書房，偷偷的一看，只見他父親劉正伯果然在那裏寫請客的單子。劉紹業不看則已，一看之後，登時如同冷水澆頭一般，幾乎就要哭了出來。趕緊又把丫環僕婦們找着問道：你們可知道老爺太太給我說的少奶奶，是誰家的小姐？僕婦說道：我們不知道。大概不是張家的大小姐，就是李家的二小姐。要不然就是王家的三小姐。劉紹業發急說道：你瞧你們有多們沒規矩。我和你們說正經話，你們總是和我胡纏。丫環說道：少爺你真要問麼？劉紹業說道：真要問。丫環說道：你真要問時，你拿賞來。劉紹業說道：你先說來。我自賞。丫環說道：當少爺的可不能騙人。劉紹業說道：我幾時騙過你們。你快說來。丫環用着二指在臉上抹了抹，笑着說道：不識羞，可忙甚麼的。眼看着肥鴨子煮熟了，那還飛的了麼？劉紹業說道：休要說那些費話，快些講來。丫環說道：你家的這位少奶奶，就是湧金門外蕉花塢張國雲的小姐。名兒叫作張亞嬌，臉兒生的比花兒還艷，手兒賽過水葱，腳兒賽過竹筴。少爺呀，你就好生享受罷。劉紹業說道：這話可是當真？丫環說道：少奶奶長的不好時，你就不用開賞了。劉紹業說道：我不是問你長的好壞，我問你可真是這樣麼？丫環說道：誰要哄你，叫他嘴上長個老大的疔瘡。劉紹業聽了此話，急了一身冷汗，由不得撲漱漱的流。

下淚來 丫環僕婦們 那裏知道劉紹業的心事 當時一齊笑道 嗚 我的少爺 娶少奶奶這  
是大喜的事 你怎麼哭起來了 這要被新娘子看見 人家不知你有甚麼毛病 不是叫人家看  
看難受麼 劉紹業睬也不睬 一氣跑到王氏房內 嗚嗚的哭起來了 丫環僕婦們 一看這個  
樣子 兩個看慌 不知那一句話說錯了 每人捏着一把汗 跟到窗外去聽說甚麼 這且不提  
却說劉紹業坐在王氏旁邊 嗚嗚的這們一哭 王氏大驚說道 兒呀怎麼了 有甚麼為難之事  
快些說來 不必傷心 為娘給你作主 劉紹業欲說又止的兩三次 竟自說不出口來 王氏說  
道 這又奇了 你是為娘親生養下的兒子 有甚麼話對娘不可說的 劉紹業借勢跪在王氏的  
面前 泣着淚道 老爺要娶兒作主 王氏說道 你快些說出 為娘必給你作主 劉紹  
業說道 我這今日就借了張嘴說 父母已給我定下了親事 不久就要結婚 可有這件事  
麼 王氏說道 實有其事 兒這話怎麼說道 今日雖說說那一天 只隔十天了 你沒看見  
你父母和吳成天那為你的事忙麼 劉紹業道 既是實有其事 父母不必為孩兒忙了 趕緊  
去找媒人 替此事打聽 不要叫人暗中阻攔了 無論如何 孩兒決不與他結婚 王氏說  
道 胡說白道 天這大的事 怎麼是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豈肯由着你呢 你不必  
比下去了 你這家裏自有許多話 說出來說出去 不是惹人笑話麼 劉紹業滿臉的望着  
王氏說道 娘呀 你老人家要救我的命 王氏說道 要我怎樣救你的命 你說 劉紹業

說道：娘要真救兒的命，娘就趕快把這頭親事打退。王氏一聽劉紹業所說的話，暗說他必不知是怎樣的一個女子。我且和他說知，他心裏一痛快也就沒有事了。王氏說道：兒呀，你起來爲娘對你細說說，你要十分不願意呢，我再給你想法子。你父親和我說的這個妻室，真得說是你們杭州第一個好女子。你說模樣兒，性格兒，高矮兒，肥瘦兒，肉色兒，骨格兒，分明沒有一處不好的。這還不提，再說人家的學問，你說詩詞歌賦，策論疏序，沒有一樣人家不會作的。他父親張國雲，與你父親會試同年，你父親是久已知道的。這張國雲要算你們杭州頭一個才子。他本膝下無兒，只有這位小姐，自幼兒接着兒子養活，讀書爲先，刺繡在後。張國雲恨不能把他平生所學，全都傳授了他女兒，不用說經詩傳史，那是已讀過，大概四庫全書，人家都許背的飛熟的，像這樣的才女，不但在咱杭州要算一位出色的女子，就是在中國全國，我看也是僅有之有了。這樣的好女子，給你作了妻室，不是你的一生之幸麼？你父親和我，爲你這婚姻之事，日夜焦愁，老怕對不起你，也不知我們老夫妻，費了多少心血，纔給你選着這樣絕色才女。如今佳期已到，將要鸞鳳和諧，你不知爲生的感激父母，怎麼你倒要哭喊着退婚。你現在已經大學畢業，也不是甚麼小孩子了，父母不容易把你教育到這個樣子，你想想你說的這話，不是叫父母寒心麼？王氏說到此處，也流下眼淚來了。劉紹業見他母親這們一哭，越發的着起急來，遂又跪在王氏面前流淚說道：父母待孩兒這樣恩德，

孩兒雖愚，也是事事明白。無如孩兒婚姻的事，孩兒原有一番下情，尚未容得孩兒對白。父母已把此事作成。孩兒深恐作了負心的人，是以心中著惱。有些急不擇言，尚望母親原有王氏一聽這話，便有話。遂說道：「你有甚麼清節，自管和娘說來。娘好給你維持。」劉紹業復又潦潦的流淚說道：「母親知道我們杭州學界裏有一句說話麼？」王氏說道：「我那裏知道你說罷。」劉紹業說道：「咱們杭州學界裏一齊說道：『男學界的劉紹業，女學界的沈效昭。這兩個學生爲人中之瑞。孩兒在未入大學之前，也曾和這位沈女士，晤過兩三次面。彼此談起話來，都是十分羨慕。』他這個人，娘是未曾看見，真是學問淵博，道德圓滿，容貌過人。據孩兒眼力看着，不但杭州少有，就是中國也沒地方找去。不但中國沒地方找去，就是世界各國，也沒有這樣才貌雙全的女子。孩兒起心裏，要佩服他，又起心裏，佩服孩兒。我們兩個人，情不自禁，便已訂定婚約了。我們約定彼此大學畢業之後，雙方寫明父母，請出有資望的媒妁來，然後務要達到天與人願的好結果。孩兒如今早下學，大學文憑已經到手。孩兒心中多們高興，打算在家稍住三二日，便要將此事先和母親說明。母親倘愛孩兒，必要婉轉將此事成全。誰知今日孩兒忽被僕婦丁環這般一說，孩兒頭上如同頂了一個霹靂。好生沒有主意了。孩兒既怕父母見責，又怕作了負心人。以上這話，就是孩兒下情。還要多求母親維持。」王氏說道：「我兒你既與人有了婚約，爲甚不早來稟告我知？我若是知道了此事，我也不爲你這婚姻事着急了。」事到如今

你父親親到張家求婚，兩家結爲朱陳之好。現在已至佳期，你這纔和我說，我有甚麼法子能夠挽回？你這不是叫爲娘我爲難麼？劉紹業說道：娘若不給孩兒作主，孩兒實在不願作了負心人，甯死不與張女士結婚。說着又復嗚嗚的哭了起來。王氏一看劉紹業哭的極爲可憐，俗語說的好，誰的兒子誰不痛。遂說道：你且暫時退出，容我和你父親商量商量。萬一他要有甚麼主意，然後我再告訴你。劉紹業哭着說道：母親若能維持此事，以後不叫孩兒吃飯都成。要不然孩兒一定沒有命了。王氏說道：好罷，你先去罷。劉紹業這纔止淚退出。王氏見他兒子走出房門，自己嘆了一口氣說道：誰讓這是我養的兒子，少不得我就跟爲難罷。當時吩咐丫環到書房裏去請老爺來說話。劉正伯正在書房裏，高高興興的寫請客單子，忽見丫環來說太太請老爺說話。劉正伯不知甚麼事，當時擱下了筆，來到內室。一見王氏兩眼帶淚，先自詫異起來。遂說道：太太有何話說？王氏又嘆了一口氣說道：都是我養的兒子不好，老爺你要原諒。劉正伯說道：這話從何說起？你的兒子卽是我的兒子，有甚不好處，亦當原諒些。王氏說道：老爺你那裡知道，原來紹業早與咱杭州人中之瑞定下婚約了。現在他聽說你我又給他說了親事，不日就要迎娶，他恐怕作了負心人，立誓不與張亞嬌結婚。剛纔在我這裏哭了半日，求我給他想法子維持。老爺你說這事怎麼辦？劉正伯一聽怒說道：豈有此理，豈有此理。遂命丫環快將少爺請來，我要當面教訓。王氏一見劉正伯發怒，心理啾咕起來，遂攔阻說道：老

雖不可生氣 孩子無知容妾慢慢的勸他罷 劉正伯說道 父子之間 用不着這些手續 喝令丫環快去把這畜牲叫來 丫環不敢怠慢 來到劉紹業屋內說道 驢呀 我的少爺 可了不得了 老爺因爲你不要張少姐 現在憑着醫子生氣呢 派我叫你來了 劉紹業雖是維新 却是極守家法 聽見丫環這們一說 登時嚇得魂不附體 流着急淚說道 丫環姐姐 你就說我出門了 丫環說道 老爺的家法你不知道麼 你自己想想 這樣說法行麼 劉紹業說道不行 丫環說道 既是不行 你就別禱願了 趕快去聽教訓 要是責打你的時候 我便抓在你的身上 替你挨幾下 劉紹業無法 只得擦乾了眼淚 隨着丫環而來 剛剛走到屋內 王氏便對着使了一個眼色 意思是叫他快跪下 劉紹業一看他父親氣如牛斗 由不得兩腿一軟 便跪在劉正伯的面前了 顛顛的說道 父親吓唬孩兒 不知有何使令 劉正伯說道 我且問你 方纔你和母親說說其來有 劉紹業即動作聲 只是你說的流淚 劉正伯說道 自太吳伏羲氏制嫁娶以來 以饋女爲禮 從此正姑三 通媒內 以重人倫之本 而民始不瀆 相傳至今五千多年 禮把中國養成禮義之邦 由我以上多少代的祖宗 全是遵從此法 怎麼到了你這一輩 你竟特別禮節呢 劉紹業說道 其言方動這齊家法 孩兒也不願作一個負心人 劉正伯說道 你心其負心之處 你且說來 劉紹業說道 孩兒因慕沈教習之名 在未入大學之前 曾經和他相交 彼此甚相投契 因前結了絲約 劉正伯不等劉紹業說完 連說該死的奴才



我素日還以你是個入孝出悌的學子，原來你不在道德上學問上注意，竟在那桑間濮上用工夫，像你這樣無廉無恥的行爲，不但敗毀你自己的品行，而且辱沒祖宗的節操，好好，氣死我也。說着叫丫環快取家法來。這樣畜牛若不重責，何能知道人間還有羞恥事。丫環僕婦一齊跪下說道：少爺佳期已近，請老爺留些體面，老爺要責請責我們罷。劉正伯說道：你們快些給我取來家法。叫我把這畜牛打死，免得貽羞祖宗。王氏見他丈夫生了這大的氣，心中好生難受，由不得在旁邊勸道：紹業本來是個小孩子，未免有些無知的地方，老爺教訓他也是正理，何必要生這們大的氣呢。劉正伯說道：他這宗行爲，國人皆賤之，難道說我是他的父親，反倒不知這是羞恥事麼。像這宗辱沒門庭子弟要他何用。一板子把他打死，倒落得個乾淨，免致將來叫他給祖宗貽羞。說着又喝令丫環快取竹板子來。王氏流淚說道：老爺息怒，想紹業雖然不告父母，與人結下婚約，然而他們純是道德學問上的感情，其間並沒有苟且的行爲，咱們夫妻要是應允呢，其實未嘗不是極美的事，咱們夫妻要是不應允呢，他是你我的兒子，他還能一定怎麼樣麼。況且喜期已近，你若把他打的渾身是傷，將來衆親友一看，破破爛爛的新郎，那不也是笑話。劉正伯想了想，這話到也不錯，然猶怒氣不息，遂說道：太太既是這樣溺愛他，我就姑且給他記下這次責，以觀他的羞恥。喝道：快些給我滾開。劉紹業謝過他的父母，便一氣跑回自己屋中去了。心中又是難過又是害怕，又是忘不了沈效昭，到了夜間，愁

腸千迴萬轉 只哭得眼淚枯乾 方纔昏昏睡去 話休煩瑣 轉眼之間已至喜期 這天將一  
亮 門外早已搭起彩棚 親友們絡繹不絕的來道賀 劉紹業雖是打扮的像個新郎 其實心裏  
比舊郎還難受 有些起鬨的同學 大家都來湊趣兒 這個就說 還是我們劉克承真有福氣  
今日竟自與王嬌結了婚 有此一段佳話 也可使昭君無怨恨了 那個就說 這個王嬌可不是  
那個王嬌 那個王嬌是文的 這個王嬌是武的 聽說這個王嬌 脚有一尺多長 腰有兩抱多  
粗 學得好武藝 使的好氣力 並且性子很暴 一言不和 就要武力解決 大家說到此處  
哈哈大笑 劉紹業此時心如刀絞 那裡有心湊趣兒 只得默默的坐着 大家又復說道 你看  
他們克承兄 剛剛聽說武力解決 立刻就這樣的守規矩 連話都不敢說一句 這有多們腦腳  
呀 說罷大眾又復哈哈笑了一陣 方纔慢慢散去 且說衆親友散去之後 王氏心裏啾啾 惟恐  
兒子不入洞房 豈不又是麻煩 只得三言兩語在面前說道 兒要聽娘教訓 你看你父親和我  
為你這件事情 前前後後空勞苦 你要是好孩子 回頭吃些點心 快些入了洞房 你父親和我  
我 今日累了這一天 也都要早些歇着了 劉紹業心中雖是難受 面子却也強作笑容說道  
孩兒承父母這樣疼愛 心豈不知 回頭我兒吃些點心 便入洞房了 王氏說道 這便纔是  
於是叫丫環快些取來點心 劉紹業信口吃了一些 王氏見他吃完 便把他送入洞房去了 且  
說劉紹業走入洞房之內 心裡好生不痛快 腦袋抬也不抬 信手在書架子上取了一本南華經

閒看解悶 翻閱到蓬生篇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僕者承鬪掬撥之也一段 覺得很有滋味 又看到底下有云 吾處身也 若擻株拘 吾執臂也 若稿木之枝 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 而唯鬪翼知之 吾不反不側 不以萬物易鬪之翼 何爲而不得 劉紹業看到此處 心中一迷 拍案大叫說道 痾僕者承鬪（曲背之人粘蟬）尙能專心致志如此 我今與沈效昭之終身大事 竟自作了負心人 不能而唯鬪翼之知 萬物皆能易鬪之翼 故不能得 嗚呀 天地爲甚麼這們大 萬物爲甚麼這們多 比方天地之間 只有我和沈效昭二人 父母不容再有他議 今天 薄着這風清月朗 我們了此幾滿姻緣 豈不是人生大快麼 自己說道此處 只聽窗外有人說道 天不早了 紹業快些睡罷 劉紹業聽着他母親的聲音 心中嚇了一跳 答應了一聲 仍把那本南華經放在書架子上 慢慢的走進牀來 掀開帳子 由不得舉目一看 但見牀上坐着的那個人 真是姿容韶秀 體態輕盈 就如同衾枕之旁 開了一朵鮮艷的芙蓉 不復能知這是張亞嬌了 劉紹業暗說莫不是我眼睛花了 登時用力擦了擦眼睛 借着一半燈光一半月光 挨近了身子仔細一看 分明是一位仙女臨凡 怪不得他叫亞嬌 想當年的昭君 也未必有如此之美 張亞嬌先在帳中坐着 聽見劉紹業說了幾句瘋話 心中莫明其意 及至聽得窗外有人催促睡覺 紹業走上牀來 挨近了自己身子 兩眼直勾勾的看着 由不得腩紅了香頰 回轉臉兒 有些忪忪起來 劉紹業借此便與張亞嬌成了夫妻 次日清晨起來 劉正伯夫婦

看見自家兒子 透出來的高興 這塊石頭方纔落了地 便也喜歡起來 俗語說的好 燕爾新婚 如兄如弟 況且他們這一對小夫妻 真是年紀相當 姿容相等 學問相峙 比上一般平常的燕爾新婚 尤覺得室裡調油 簡直的如手如足 如賓如友 如魚得水 如足得食 閨房之樂 樂不可支 諸位您要問我他們是怎麼的樂 這隱是個糊塗人 一生沒遇見過這個境遇 筆墨上有些描寫不出來 閒言止住 且說劉紹舉自與張亞嬌結婚之後 兩個人談些經史 作些詞賦 就如同作音樂的一般 一個撫琴 一個就去鼓瑟 又如同戲台上鑼鼓一樣 一個用嗓子去唱 一個就拉胡琴去隨 一唱一和 一抑一揚 說不得有多們夠板夠狠了 兩個人既是好到這個樣子 自然是無話不說了 一日張亞嬌對着劉紹業說道 我有一句話 久已想着問你 老沒能提起來 今日星口清靜 我可以問問你麼 劉紹業說道 俗們是一對極恩愛的夫妻 有甚麼話不可說呢 請你快開尊口 張亞嬌說道 你們結婚的那一天 你入洞房之後 不來睡覺 坐在地下拍着桌子說了許多的話 我卻沒聽清楚 我只聽見沈效昭三個字 我且問你 這沈效昭三個字是甚麼意思 請道其詳 劉紹業出其不意 被張亞嬌這州一問 登時臉紅了臉 半日答不出來 張亞嬌一看劉紹業這宗神氣 不由的狐疑起來 遂說道 俗們作了半年的夫妻 還用的着這宗話麼 無話是甚麼意思 不妨講出 劉紹業含糊說道 實聊不必說了 我那是隨便一說 並沒有甚麼意思 如今半個多月 我也記不清了 張亞嬌越聽越不

像話 不得不往下追究了 遂說道 君欺誰耶 平日總說是恩愛 原來都是假的 別的事不必說 只此一句話 都不肯明以相告 這還有甚麼意思呢 說着臉上現出一種悽涼的神氣 劉紹業說道 賢卿不必自苦 說出來恐怕你生了許多的不痛快 還是不說的好 張亞嬙說道 你要是說出來 我到痛快 你要不說出來 我却終身是病 劉紹業說道 今天不必說 過幾天沒事 我再詳細的告訴賢卿罷 張亞嬙說道 奇怪奇怪 今天屋中一個外人沒有 出君之口 入妾之耳 何必還要過幾天呢 劉紹業被逼無法 只得嘆了一口氣說道 賢卿你那裏知道 不提沈效昭還則罷了 提起沈效昭三個字真能叫我痛哭一場 都補不過我的委曲來 張亞嬙說道 却是爲何 劉紹業未從開言 先自流下淚來 遂將他與沈效昭定下婚約的事情 從頭至尾說了一遍 張亞嬙聽了此話 由不得有些犯酸 但是讀過書的人 到底遇事鎮靜 遂笑着說道 原來如此 那們現在這位沈效昭女先生 可曾知道你我結婚麼 劉紹業說道 我如今已作了負心的人 我也不敢打聽了 倘乎要是惹出禍來 父母方面先自辦不了 賢卿方面豈不也生問題麼 張亞嬙說道 如此說來 郎君你可真有些對不起人 你既與人家定了婚約 無論怎麼說 也要連理並蒂 你如今這樣一辦 叫人家入中之瑞怎麼辦呢 說着嚇嚇撒笑 復又說道 如此看來 也就難得這位女先生 有這樣的厚臉皮 試想一個閨中的小姐 居然能與男子在桑間濮上密約終身 若非入中之瑞 他人怎麼辦的到呢 說罷又復訕笑 劉紹

業一聽 必說糟了 有必要替沈效昭辯白 怎奈醋已揚波 勢不可遏 只得含糊說道 事隔多日 可以不必往下追求了 遂又無話找話的說了些閒篇兒 算是把這一場揭過去了 且說沈效昭自與劉紹英有了婚約之後 自己更加刻苦琢磨 中學畢業之後 便又考入女子師範學校 轉眼之間又畢了業 自己心裏十分高興 回到家內住過兩三天 一日晚飯後 沈氏說道 兒呀 現在你已經師範畢了業 學問比前更深奧了 再往前造就呢 已無相當的學校了 況且你的年紀已大 婚姻的事情大海茫茫 爲娘每一思想到此 實爲腹心之憂 沈效昭聽了 臉上紅了一紅說道 娘不必爲兒婚姻的事憂愁了 兒於二年前 自己已然定了婚約 因爲那個時候 彼此求學要緊 未能稟告母 還望母親恕罪 沈氏說道 我兒素有大志 必能擇人而侍 我且問你 你已與何人定了婚約 此人姓甚名誰 作何事業 他的學問道德知識 可能與我兒相配麼 沈效昭說道 母親可曾知道 咱杭州有個人中之王麼 沈氏說道 咱杭州的人中之王 不就是我兒麼 沈效昭說道 兒在女學界裡負此虛名 男學界裏還有個人中之王 她可能想的是來麼 沈氏說道 兒 不錯 我記得前二年的時候 杭州學界裏有這句話 是男學界的劉紹英 女學界的沈效昭 爲咱杭州之瑞 莫不是我兒與這債 劉紹英結了婚約了麼 沈效昭說道 只有那 兒已與劉紹英結了婚約了 沈氏說道 二年來社會之中 雖有這種風說 我兒與他否爲一中之王 究竟他的學問道德知識如何呢 沈效

昭說道：娘不必細問，只此一舉，便可證明劉郎的程度了。他自入大學以後，也不問他用功與否，現在高高考在第一，論我們學校裏說話，各門功課及品行的分數，都得足一百分，纔有這種結果。沈氏說道：既然如此，真是爲娘之佳婿。那們現在你與他全都畢了業，此事應當如何辦理呢？沈效昭又把臉兒紅了紅，說道：兒與劉郎雖有此議，這不過是個婚約而已，將來完成此事，按着中國的規矩，兩方面還要請出媒妁來，得了父母之命，然後正式結婚。這纔是人間的大道理。沈氏說道：我兒此話大是有理，如此說來，我便要將媒婆叫來，先令他們問詢，然後便可正式提議。沈效昭說道：這是母親的事了，女兒不便干預。沈氏素日爲他女兒的終身大事，本來日夜爲憂，今聽他女兒如此一說，心中高興已極。次日便令僕人去找媒婆，不大的工夫，油葫蘆七奶奶來到，見着沈氏笑嘻嘻的說道：媒婆子老沒給太太請安了。太太這一程子到好哇。沈氏說道：好，七奶奶你請坐。我有事情求你。油葫蘆七奶奶一邊坐下，一邊說道：太太有事自管分派，媒婆無不盡心。沈氏說道：我家的小姐，現在師範畢業，尙未許字人家，你要好生給費費心，如有相當人家，速報我知。油葫蘆七奶奶說道：嗻呀，這件事情倒是難辦，怎麼說呢？小姐向來是識文斷字，這樣的好小姐，總得配一個好學生，那纔是一段美姻緣呢。我從先不是也給小姐說過幾個人家麼？太太總說不合式，現在各家也都娶聘了。目下那有這們合式的呢？俗語說的好：婚姻有早晚，又道是千里姻緣一綫牽。太太

您不是這們說麼。媒婆子把這件事好生任意。過幾天有了合式的人家。我必報告太太。沈氏說道。我且問你。飛龍巷劉家。有一位少爺叫作劉紹業。你可知道麼。油葫蘆七奶奶說道。不但知道。他家劉少奶奶。還是我給說的呢。沈氏道。他家的少爺幾時說娶的少奶奶。這劉少奶奶是誰家的小姐。油葫蘆七奶奶說道。劉少爺說的是馮金門外蕉花塢。張國雲的小姐。去年說娶的。今年春天已經娶過來了。太太你猜怎麼着。人家這對小夫妻。一個是粉捏的。一個是玉琢的。一個是玉春花。一個是晚香玉。兩個人站在一塊兒。分明是一對仙童仙女。瞧着不用提有多個稱羨了。沈氏說道。這話可是當真。油葫蘆七奶奶說道。媒婆子那敢在太太面前撒謊。沈氏說道。劉少爺已知道了婚。此事只好再說罷。油葫蘆七奶奶說道。好人家有的是。太太不用着急。還是那一句話。好姻有早晚。是婚嫁捧打不回。媒婆子領了太太的吩咐。我必好生留意。如果搭成了此事。媒婆子還要討賞呢。說着告辭去了。沈氏見油葫蘆七奶奶走出門外。心裏想道。這劉少爺去娶小姐。沈氏昭看見媒婆子來到。心中是又喜又疑。正在忐忑不定的時候。忽見了劉家。沈氏想道。這劉家到沈氏房中。沈氏夫從與言。先自問了一句話。這劉家。你的婚事。實在的太難辦了。原來劉家已於今春。和燕花塢的張國雲兩下正式結婚了。這劉家。心的人。我兒不察。竟自與他提議此事。如今弄成這們一個結果。未免令人可惡。沈氏聽了此話。如同從萬壽山轉在深潭裡一樣。登時



雙眉蹙皺 兩頰腓紅 手足亂顫 大概心裏還許哆瞭 究竟是生氣 是害臊 是着急 是難過 是怨誰 是恨誰 還是那一句話 遼隱不是女學生 亦未曾遇見過這樣的事 有些兒描寫不出來 沈氏見他女兒現出這們一種悽慘的神氣 惟恐急壞了 遂又說道 如此看來 倒也很好 似乎這樣無義的人 決意不講道德 朝三暮四 豈可終身相託呢 以我兒的容貌才華 將來自有佳偶 儘可不必往下思付了 沈效昭待了好半天 方纔喘出這口氣來 心裏本想不可嘆出 誰知那淚珠兒 有些個不遵約束 竟自一個挨着一個的奪眶而出了 擦着眼淚說道 劉郎雖是負心 女兒決不失節 當初我與他在公園裡 既是有婚約 這就是一生不移的鐵案 女兒生爲劉家人 死爲劉家鬼 一馬不備雙鞍 決不再適他人 沈氏知道他女兒脾氣 素日是極有烈性的 當時也不便相強 只得說道 我兒既有此志 將來也許得個好結果 胡亂的又說了幾句閒話 權且把這岔兒差過去了 且說沈效昭回到自己屋內 越想越生氣 不由得滴滴的流淚 擦着眼淚的時候 忽然看見劉紹業的戒指了 沈效昭一賭氣子把這戒指摘了下來 放在面前說道 戒指戒指 我不知你所戒何事 一句話沒說完 賭物思人 越發的慟上心來 越哭越慟 一霎時覺得天地之大 竟無自己的容身之處了 本想找一塊三尺白綾 了却此生 免得觸犯這些煩惱 復又一想 不可不可 我今一死 這件事情一定傳遍了杭州 知道我的人 他說我是爲貞烈而死 不知道我的 還不定怎麼樣的造謠言 萬

一要有些好說不好聽的話 傳到張亞嬌的耳朵裏 他必說我們已有桑間濮上之私了 那個時候 就是沒盡這三江之水 也洗不出來我的清白呀 不必說張亞嬌有這宗思想 就是我自己生身的母親 他見我與男子有了這宗婚約 如今因此而死 大概也許起些疑心 想我沈效昭本是瑤玉一般的身體 何可這樣自己糟蹋自己呢 又一想我如今死既不可 活又不能 那們該當怎麼辦呢 莫非說就這無忍受了不成 我若這樣忍受了 從此抱恨終身 雖說爲的是劉郎 劉郎他又如何能知呢 又一想我何不給劉郎寫一封信的 痛痛的責備責備他 且看他是一樣的回答 然後再定辦法 想到這裏 燈時伸紙磨墨 拿起筆來一揮而就 自己又從頭兒看了看 於是固封起來 放在自己的鏡台上 是時天已不早 沈效昭使昏昏的睡去 這一夜沈效昭作夢了沒有 作者無從偵查 只好省錢筆罷 次日清晨沈效昭便令僕人把這封信送往郵政局轉遞去了 這且不提 却說劉紹業自從被張亞嬌鬧出沈效昭的事情之後 當時惟恐與張亞嬌因此又目 於是到亂的鬧了一陣 算是把這箇揭過去了 張亞嬌雖是揭過去了 劉紹業却是大走心經 況且又是一個最有情的人 自己坐靜了一想 當初在公園是怎樣和沈效昭約定的 音容話語 仍然存在三日 裏也想不到 如今自己竟自作了負心的人 這前想後的不由的暗暗落淚 一個人正在書房流淚 忽然丫環來到 笑嘻嘻說道 少爺你因爲甚麼傷心 豈不是少奶奶昨天夜裡 又叫你跪着來的 少爺不必哭 過些日子兩條腿一跪熟了

也說不覺疼痛了 劉業紹說道 胡說胡說 你們再要這樣沒規矩 我可要責罰你們了 丫環說道 少爺別生氣 你老人家先看信罷 丫環說着把一封信放在桌子上 嘴裏嚙嚙嚙的也不知道說些甚麼 便自走出去了 劉紹業把信拿起來一看 只見上面寫道 本埠飛龍巷詢交劉克承君親展 下款是桃片街沈斌 劉紹業一看大驚 暗說這必是沈效昭給我來的信 看且也說些甚麼 當時拆開一看 只見上面寫道 克承君鑒 自公園之會 屈指已三年矣 近聞君與張女士結婚 關雎之樂 樂何如也 竊思薄倖之行 君子不為 節信所在 何以教我 餘不盡言 卽希玉復 下款無文 劉紹業反覆看了兩三遍 覺得心裡一難受 鼻子一發酸 事不由人 嗚嗚的又哭起來了 且說丫環把信放在桌子上 嘟嘟嚙嚙的走出屋門 便站在窗外用着舌頭尖兒 括濕了窗戶紙 偷傷一看 先見劉紹業拿着那一封信 來回不住的看 後見劉紹業嗚嗚的哭起來了 丫環不知甚麼事 當時飛也似的 去找張亞嬌去了 唏噓帶喘的說道 嗚呀少奶奶 可了不得了 也不知是誰 給少爺來了一封信 大概許是報喪的信 少爺看着看着 忽的如牛吼一般哭起來 少奶奶你快去看看罷 不看哭出病來 那可怎麼好呢 張亞嬌聽了此言 心中大吃一驚 問道 那書房可有閒人麼 丫環說道 並無閒人 只有少爺一個 張亞嬌登時來到書房 走在劉紹業旁邊 先把信奪了過來 然後說道 呦 少爺恁這是因為甚麼呀 劉紹業正在哭的傷心 覺得手中的信 被人奪了去了 睜眼一看 不是別

人正是沈效昭的那個對頭。豈是吃了一驚，剛要過去搶信，誰知張亞嬌手疾眼快，早已掖在自己的兜子裏了。劉紹業發急說道：「我的信你別看，書信自由，載在律條之內，你們都是有資格的人，不可攔着他人的書信。」張亞嬌說道：「犯法只這一遭兒，如此說來，我倒要看看上面是有甚麼說言諛語。」說着由兜子裡把信取出，剛要展看，劉紹業忙着走過來說道：「別看着看，你快給我罷。」張亞嬌說道：「我不能不看，好歹我姑且犯一次法罷，應受甚麼處分，回頭再說。」劉紹業陪笑說道：「你們本是好夫妻，有甚麼犯法之可言，但是這一封信，字體不好，文理不通，實在沒有甚麼可看之處。」張亞嬌說道：「字體不好，文理不通，我都不管，我只要犯這大法，說着便自拿着信走回屋中去了。」劉紹業道：「張亞嬌把沈效昭的信拿走了，自己急的滿頭大汗，不住的跺腳說道：『糟了糟了，這不是一波未平二波又起麼？』」不言劉紹業在書房裏着急，且說張亞嬌把沈效昭的信，拿在自己屋內，從頭仔細一看，登時怒氣填胸，暗說：「這個丫頭好不知羞了，我若不想個法子懲治他，他要這樣常常來信，夫復成可事體呢？我必要會精靈神的想個毒法子，狠狠的把這個丫頭養一陣，就是氣不死他，也得叫他大病一場。」也想着張亞嬌心忒靈敏，自己忽然失聲說道：「好好，就是這個主意。」誰說精靈毒點，這也是這個丫頭招的，人家好好的夫妻，也偏要在中間奪人家的權利，享人家的愛，請，是可及決不可忍呢。」張亞嬌主意拿定，遂將原信裝好，仍復來在書房，向着劉紹業帶笑說道：

我以為是誰家給你來的報票的信呢 原來如此 你快將此信收起來罷 人家還等着你的玉復呢 說着把信遞給了劉紹業 劉紹業接過信來說道 嗚呀 賢卿 你不可湊趣兒了 此信倘乎要被父親看見 我的屁股有些要腫了 前番因為這件事 父親大怒 那竹子顫顫巍巍兒的 在我屁股上打轉兒 要不是母親給我說情 只怕現在我的捧瘡也好不了 張亞嬌笑道 原來你也怕竹子 你既是怕竹子 未免就要作了負心人了 夫妻兩個正在說着 丫環過來說道 少奶奶快走罷 我聽老爺說 就要過來給朋友寫信呢 張亞嬌聽了此話 立刻先行退回自己屋內 劉紹業遂把沈效昭的信帶在身旁 也走出書房來了 且說次日張亞嬌見劉紹業不在屋內 自己說道 趁着屋中無人 我何不把戀治沈效昭的法子辦理辦理呢 於是扒在桌子上 伸紙把筆一揮而就 寫完了自己一看 先自笑起來了 只見上面寫着尋夫二字 尋字倒寫着 夫字正寫着 下面寫道是 四方仁人君子台知 妾名沈效昭 曾在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卒業 功課純熟 品行高尚 故我杭州人士 稱妾為女界人中之瑞 二年前 夜深時遊公園 與男界人中之瑞劉紹業 邂逅相遇 愛情所感 結下百年之約 現在事隔多時 不見我夫劉紹業 奠雁親迎 使妾竟成病心之嘆 相思滋味 殊覺難挨 孤眠苦况 不言而喻 為此謹告四方仁人君子 如有知我夫劉紹業下落者 請即俯賜一信 妾當以現洋五百元酬謝 上天下地 決不食言 下款寫着桃片街女士沈效昭謹布 張亞嬌寫完 遂又磨寫了五

六張 偷偷派了一個伶俐丫環 叫他在飛龍巷桃片街中間一帶的地方粘貼 丫環莫明其妙領了吩咐果然粘貼起來 且說油葫蘆七奶奶 一日走到街上 看見大家圍着看一張紙條兒 他本是幫閒慣了的人 向來是無事找事 便也擠在人羣去看 看了半天一字不識 遂笑對一個年老的人說道 老大爺您看的這個紙條兒 上頭寫的是些甚麼事呀 老頭兒說道 我活了六十歲 這是頭一遭兒開眼 簡直沒有看見過說來真叫新鮮 油葫蘆七奶奶說道 甚麼事呢 老頭兒說道 一個在家的姑娘把丈夫丟了滿街上粘告白 誰要能知道他丈夫的下落 給他送上一信 他要以五百塊錢酬謝 油葫蘆七奶奶聽說五百塊錢 立刻精神一振說道 老大爺費您嘴 您念出來我聽聽 老頭兒從頭至尾念了一遍 油葫蘆七奶奶聽完說道 原來如此 劉紹業的下落我知道 我就給他送上一個信罷 說着把告白撕了下來 歡天喜地的拿着去了 三步併成兩步兩步併成一步 飛也似的一溜烟兒跑往桃片街去了 到了沈家門口 見着僕婦說道 你家小姐在家裏麼 僕婦說道 在家呢 油葫蘆七奶奶說道 你偷偷兒的稟告小姐 就說我有緊要機密前來報告 千萬不要叫太太知道 僕婦不知是甚麼事 進去一回 待了半日出來說道 小姐說了 向來與你沒有瓜葛 不必見了 油葫蘆七奶奶說道 你再進去一回 就說我今天這件機密要事 原事小姐所託關防緊急 切勿疎忽 僕婦見他說的誠實 只得二次去回 出來說道 小姐說了 叫你檢那要緊的話說幾句 不要胡亂瞎扯 油葫蘆七奶奶

說道 曉得曉得 人家是一位小姐 我能和人家胡說白道麼 我要沒有把握 我還不敢來呢  
僕婦說道 既是如此 你就隨着我走罷 當時二人到沈效昭的閨房 油葫蘆七奶奶帶笑說  
道 小姐好哇 我可真少給小姐請安 沈效昭說道 這些虛禮無關緊要 究竟你有甚麼機要事  
情報告我的 當說的說幾句 不當說的可以不必說了 油葫蘆七奶奶說道 呦 我的小姐  
我要沒有要緊的事情 我敢驚動小姐麼 沈效昭說道 如此請你說來 油葫蘆七奶奶說道  
小姐你不是叫我少說話麼 我索興不說話了 我就等着領賞了 說着由兒子裡 把那撕下來的  
告白 雙手遞給了沈效昭 沈效昭不知是怎麼一回子事 當時打開一看 越看臉兒越紅 臉  
兒越紅越生氣 不由得怒沖沖的說道 這是那裏來的 誰敢這樣侮辱我 我要稟明太太 非  
要和他法律解決 油葫蘆七奶奶不知其中的緣故 以為這是沈效昭假作作呢 遂說道 呦  
我的小姐 您怎麼這麼急性子呀 那有小姐人家 一來一和人打官司的呢 我這裏給小姐  
道喜 爺爺劉紹業 我已然調查出來下落 沈效昭此時羞憤已極 便自流出急淚來了 哭着  
說道 這是誰這樣侮辱我 決不與他干休 沈氏正在房中閒坐 聽見他女兒哭起來了 不知  
是甚麼事 遂即來到他女兒閨中 一見油葫蘆七奶奶在屋中坐着 心裏越發疑惑起來 油葫  
蘆七奶奶見着沈氏 施禮已畢 一言不發 沈氏對着沈效昭說道 我兒爲着甚麼事 這樣着  
急呢 沈效昭流着眼淚說道 母親請看 這也不是誰這樣侮辱我 滿街上給我粘貼告白 語

言狎袋，殊難忍受。沈氏原來也頗頗的識字，登時接過一看，笑着說道：「這事不在七奶奶身上，這必事仇家作的事。我兒細看筆跡，不定是你那個同學的寫的。」沈效昭說道：「這筆字寫的好的很，我那同學之中，那有這程度？」沈氏說道：「我兒細想，你平日得罪誰了？」沈效昭說道：「孩兒日夜大門不出，那裡有得罪人的事情？」沈氏說道：「俗語說的好，見怪不怪，其怪自敗。說着又向油葫蘆七奶奶說道：「七奶奶費你的心，我給你十塊錢的盤纏，你要與我在街上細細的留神，看見這宗紙條兒，你就急急把他揭下來。三天之內，街巷之上不許再見這宗告白。油葫蘆七奶奶說道：「太太吩咐，媒婆子一定盡心，這十塊錢我可不敢無功受祿。」沈氏說道：「七奶奶不要推辭，你便拿着作盤纏罷。」油葫蘆七奶奶說道：「太太既是這樣吩咐，媒婆子可就遵命了。」道了一聲謝，把十塊錢揣在懷內，便要告辭而去。沈效昭說道：「你回來，我有話說。」油葫蘆七奶奶停住了步，說道：「小姐有何吩咐？」沈效昭兩眼看着油葫蘆七奶奶，竟目說不出口來。忽然說道：「你把告白揭淨了之後，你要拿來我看。我還有話和你說呢。」油葫蘆七奶奶說道：「小姐放心，太太既這樣吩咐我，我是不敢不盡心。三天之內，包管街上這宗告白絕跡，有多有少，我都拿來給小姐看。以後再要是有了，請小姐寬治我的罪。」沈效昭說道：「如此，你便趕快趕好。」油葫蘆七奶奶說道：「是了，小姐不用託咐了，說着告辭而去。油葫蘆七奶奶去後，沈氏不免又把沈效昭聽了一回。沈效昭默然無言，惟有暗暗垂淚而已。且說



油葫蘆七奶奶拿着這十塊錢，出了沈家門口，自己說道：「好險好險，五百塊錢的現賞沒弄到了手，差一點兒沒挨一頓嘴吧。」說來也叫奇怪，想人家沈小姐是一個大閨女，招不着誰惹不着誰，是誰這樣缺德，給人家滿街上粘貼這宗告白，這話又說回來了，不用說人家作小姐的受不了，就是像我這當媒婆子的，誰要這樣拿我打哈哈，我也是不好混呢。聽說這個字寫的還是狼好，不用說了，這一定是個念書人幹的事，忽又一想說道：「劉紹業與沈效昭，兩個人素不相識，那裏能有這宗捏造呢？或者他們素日有着瓜葛，如今是個維新的年月，誰又沒攢到誰心裏看，誰知他們這是怎麼一回子事呢？」俗語說的好：「無風不招邪，有了，我明天把這告白撕淨，拿到劉家讓劉少爺看看，看他是否甚麼舉動。」察言觀色，我也就知道變成了。次日油葫蘆七奶奶早早吃過了飯，便在杭州城內熱鬧街巷走了一遭，把這尋夫的告白，有一得一的全都揭下來了，包在一個手巾之內，他便奔往飛龍巷而來，恰巧劉紹業一個人正書房寫字，油葫蘆七奶奶因為往劉家來熟了，問了一聲門公少爺現在何處，他便走入書房來，見着劉紹業問了一聲好，坐在旁邊不住的灑笑，劉紹業一看這個樣子，未免疑惑起來，遂正言厲色說道：「七奶奶放鄭重些，有話請講，何必這樣灑笑，倘乎進來一個人，看見你這種灑笑的樣子，夫復成何事體呢？」油葫蘆七奶奶說道：「少爺你先別生氣，我們當媒婆子的人，自幼兒未曾學說先得學笑，多會兒會笑了，我們纔能給人家說媒呢，我們是話不開口笑兒兒來，這也是我們

牛得哼哼 多會兒哼哼的不哼哼了 這篇文章就算作出來了 劉紹業說道 這都不必說了 那麼你有甚麼事呢 油葫蘆七奶奶說道 有點兒事不大 我今天在街上 看見一張告白 聽見人家認識字的人 念的很有意思 我特意的揭了幾張 說着把手巾包兒打開 拿出來一張告白 放在劉紹業的面前說道 少爺你看看 着實的有些意思呢 劉紹業仔細一看 登時紅了臉 二目圓睜說道 豈有此理 豈有此理 油葫蘆七奶奶似笑不笑的點着頭說道 這纔叫豈有此理 劉紹業說道 七奶奶我且問你 這告白街上可有多少張 油葫蘆七奶奶說道 大街小巷 到處都有 我大概數了數 足有一萬多張 劉紹業說道 這話可是當真 油葫蘆七奶奶說道 不信就能 劉紹業登時把腳一踮說道 沈效昭哇沈效昭 你怎麼這樣糊塗起來了 你這糊塗街上 一貼告白 纏了千人瞧萬人看 到彷彿怎麼樣似的 油葫蘆七奶奶說道 少爺你看 有些意思罷 劉紹業說道 有甚麼意思 不過是偏損人不利己的行爲 油葫蘆七奶奶說道 啊 原來如此 我是糊塗人 我也不明白這個告白 是排誰家人 是不利那個自己 他這告白 既是這樣說 我便急急走上一邊 上面寫的不是有五百塊錢的酬謝麼 我先把錢得到手 不看我去晚了 這筆大出時人發了 說着就要告辭 劉紹業說道 七奶奶你且慢走 我還有話說 油葫蘆七奶奶說道 少爺有話快講 不要耽誤工夫大了 我得才着五百塊錢 劉紹業說道 費你的心 限你一天 把街上的這種告白 就通揭了下來 我這裏

送你十塊錢 作爲酬勞 油葫蘆七奶奶說道 這十塊錢留着少爺買筆墨罷 我不敢應承你這件事 劉紹業幹急說道 好七奶奶你行點兒好罷 無論如何 費你的心 你給我揭擄乾淨 倘乎要叫老爺看見 我又有些吃不住 油葫蘆七奶奶說道 我且請問少爺 這沈效昭到底與少爺有甚麼關係呢 你要說個明白 我方肯替你揭擄 劉紹業說道 我與沈效昭毫無關係 油葫蘆七奶奶說道 少爺你既與沈效昭毫無關係 這個告白就不必揭擄了 怎麼說呢 同名同姓的人有的是 人家尋找的不是你 你又何必管這個閒事呢 你想人家把自己知恩知愛的丈夫丟了 人家因爲找不着 人家纔忍着臊 滿街上粘告白 我要是受了少爺你的十塊錢 把人家這緊要告白全都揭擄下來 豈不有傷德行麼 我們當媒婆子的人雖說沒受多大教育 這宗與陰騭有關係的事 我們也是不敢胡爲 少爺你是個通達聖道的人 你想我這話說的是與不是 劉紹業說道 七奶奶你說的這話 句句都是 但是要丕把這告白揭擄下來 一旦被老爺看見 我必定要受大責 油葫蘆七奶奶說道 奇怪奇怪 人家沈效昭尋找的不是你 這個告白就便被老爺看見 老爺不問便能 老爺要問起來的時候 你不會說與你毫無關係麼 劉紹業當時張口結舌 竟自沒有話說了 待了半日說道 七奶奶你不用管了 我再給你加上十塊錢共總給你二十塊錢 你給我辦理辦理此事罷 油葫蘆七奶奶說道 好少爺的話 這宗事情關係陰騭德行 你別說給我二十塊錢 你就是給我二百塊錢 我也不敢應你這件事 這

話又說回來了。比方你與沈效昭真有關係，人家尋找的這個人，就是少爺你，那到好辦了。我不但管給你揭發這種告白，並且我還許有至好主意，你說往成了辦，你說往絕了辦，你們也不是瞎吹，包管手到擒來。劉紹業說道：七奶奶你有甚麼好法子，請你說出來聽聽。油葫黃七奶奶說道：沈效昭尋找的這個人，既不是少爺你，你與沈效昭毫無關係，你就不用管這一個閒事了。我去告人家沈效昭尋找那個真人去，自要我尋的着這個真人，我是自有辦法。劉紹業說道：沈效昭託付你來，油葫蘆七奶奶說道：我與沈效昭素不相識，他由那裏託付我，則人家告白上寫的明白，尋找着這個人，立刻有五百塊錢的現賞，二則我心裏十分惱恨這個劉紹業，少爺你想想，這個劉紹業無緣無故的與人家定了婚約，無緣無故的與人家絕了婚約，拿着人家好小姐打哈哈，不但欺騙了人家的青春，並且讓人家一輩子守活寡，少爺你是個讀書明理的人，你說這個劉紹業有多們可惡哇，我尋不着這一個負心的人，使能，我若是尋着這等負心人，頂少我也得狠狠的咬他兩口，可惜這個人竟自與少爺你同名，少爺你呢，在咱杭州地方誰人不知，素日是一位極有信義的人，要像這個劉紹業這宗行爲，他也配叫劉紹業，我要是少爺你，我也來一份告白，在滿街上粘點粘貼，切實的聲明聲明，說是世界之上，同名同姓的人太多，四方仁人君子須要詳察，千萬可別魚目混珠，這宗事情關係名譽，實在不好。

這樣打哈哈 劉紹業聽了油葫蘆七奶奶這套反正話 當時心中一酸 由不得流出眼淚來了 油葫蘆七奶奶說道 呦 這又奇怪了 這是旁人家的事情 與少爺你毫不相干 你可傷心的那一陣子 這不是戲臺底下掉眼淚替古人就憂嗎 可也是呀 這宗事情本來有傷天理 誰聽見誰不難過呢 得了 我別往下說了 我趕緊的走罷 說着又要告辭而去 劉紹業流着眼淚說道 七奶奶你別走 我有話和你說 油葫蘆七奶奶說道 沒有話了 我過幾天再給少爺請安 我要作點事情去了 說着又要走 劉紹業發急說道 好七奶奶你先別走 我和你細說說 我不瞞你說 這個告白上的劉紹業就是我 油葫蘆七奶奶聽了此話 假意失驚說道 呦 這便怎麼處 我剛纔不知 說話多有得罪 俗語說的好 大人不見小人怪 少爺你抬抬手 我就過去了 劉紹業帶淚說道 我那裏敢怪你 方纔你罵的那些言語 句句罵的痛快 你便真惡狠狠的咬我兩口 我也是傾心願意 誰讓我作了負心的人 我就是挨些個罵挨些個咬 我也是應當受的 如今這告白粘貼了一萬多張 不知經了幾萬人的目 其中要罵我的要咬我的相談起來 更不知有幾十萬人了 七奶奶你是有本事的人 你要怎樣給我想個法子 叫我劉紹業少挨些個窩心罵 我忘不了你的好處 油葫蘆七奶奶說道 這個容易 少爺你放心 明天一天 我先把告白揭撕乾淨 務天我便堵沈家門 把這個沈效昭罵上一頓 教他死心塌地從此另嫁別人 這件事情就完了 劉紹業說道 你罵沈效昭甚麼話呢 油葫蘆七奶奶說道

我罵他的話兒可多了 第一我罵他不守女子規矩 爲甚麼私自與男人訂了婚約 第二我罵他不應這樣死心眼兒 人家劉少爺早已娶過少奶奶了 你自己還不打個正經主意 爲甚麼還要找這個人 第二我罵他不應這樣的痴心 人家作男人的 本應當朝三暮四 有新忘舊 你爲甚麼不和人家男人學 偏要這們痴心 招的衆人恥笑 劉紹業說道 七奶奶你千萬不要這樣胡罵 不看罵出麻煩來 分明叫我有吃不住 你且坐下 聽我告訴你這段始末緣由 油葫蘆七奶奶說道 少爺請講 劉紹業未從開言 先自淚流滿面 於是他把自從檢拾筆袋 直到他父親要責他 前前後後詳細的說了一遍 說完又哭 接着又說道 七奶奶你想 此事全是我一個人的錯處 如今把人家沈效昭害的這個樣子 我自己問着我的良心 實在有些過不去 七奶奶你是個極有本事的人 你要怎樣給我一個好法子 不叫我作了負心人纔好 油葫蘆奶奶說道 方纔我不是說過了 少爺你放心 回頭我就到沈家堵着門子罵去 我把沈效昭罵的改了嫁 這不就大事全完麼 劉紹業說道 好七奶奶你不要這樣講話 你這那裡是罵沈效昭 分明你是當着我的面罵我呢 你不要罵我了 我也是出在萬不得已 你若有好法子 叫我不作良心人 我情願送你二百塊錢 油葫蘆奶奶說說 這二百塊錢可是少爺你傾心願意的 劉紹業說道 你不敢心時 我便先給你一百帶着 油葫蘆奶奶說道 既是如此 憑着我的本事 我要叫少爺你和沈家小姐 仍然完成百年好事 從此大家歡天喜地 誰也不守活寡 誰

也不作負心人。少爺你看如何。劉紹業笑道：「那裡能有這們可心的事。」葫蘆蘆奶奶說道：「我若辦不到這們可心，我是一個賞錢不要。」劉紹業說道：「你的話可別說大了，我先告訴你說。這其中有三大問題：第一我父親方面，脾氣你是知道的，不用說自由結婚，就是無緣無故說二房，簡直的就有些辦不到；第二奶奶方面，雖是讀書識字，對於這個問題，分外的醋海揚波，那一天閒說話兒，提出沈效昭來，他便着實的把人家損罵了一頓，我看這一關也是有些不好過；第三沈效昭方面，人家的學問知識，不在我以下，況且我們婚約在先，如今要叫人家作二房，我看更辦不到了。」七奶奶你可仔細斟酌。油葫蘆奶奶笑道：「此事易如反掌，別說道三個問題，就是三十個問題，滿都算不了一回子事，可有一樣，少爺你總得處處聽我的話，我叫你怎麼樣，你就怎樣，如果你能橫的住心，受的了苦，此事有個絲毫辦不到的地方，少爺你就惟我是問。這話不是說到這裡麼？」我索興再把這個細底和少爺你說說。人家沈效昭沈小姐，現在爲着這件事情，日夜啼哭，一清早晨起來，總得先曬枕頭，你就知道人家夜裏流了多少眼淚了。老夫人勸他改嫁，人家說了：「生爲劉家人，死爲劉家鬼，今生若不能與劉郎見面，惟有削髮爲尼，從此不染紅塵，免得成天成夜的煩惱。」劉紹業聽了此言，越發難過起來，淚珠兒一對一對的往下流。爹說道：「人家爲我這樣痴心，我就是受些苦，也是理之當然。」七奶奶你且說來，我得怎樣受苦。油葫蘆七奶奶說道：「話是這樣說，其實也沒有多大的。」

苦處 你今天晚上睡覺的時候 無話引話 閒提沈效昭 提着提着 你就咳嗽嘆氣 明天你就頭暈眼花 坐臥不寧 從此你就有病起來 由這裏起 你的病一天重似一天 多會兒把沈效昭娶到你家 你再好了病 你准能這樣 這件事情包在我的身上 我准能叫你兩下團圓 劉紹業說道 我現在一點兒病也沒有 那裏有那麼巧 明天早晨就有病了昵 再說就是有了病 也病不了這們些個日子呀 油葫蘆七奶奶笑道 噯呀 我的少爺 你怎麼這麼傻呢 那裏是真有病 我是叫你裝病 劉紹業搖頭說道 匪易匪易 別的都不說 這飯要是不吃 肚皮豈不餓的難過麼 油葫蘆七奶奶說道 不要緊呀 你今天偷偷的買些生雞子牛髓粉 熬下點兒人參湯 瞧見屋子裡沒人 你就吃兩嘴 那不是一樣的養人麼 這話又說回來了 反正你要豁不出去吃苦 這件事情就算吹了 劉紹業點頭說道 我爲着沈效昭就是吃苦 我也說不上不算 可有一節 七奶奶你可快點兒辦事 不看日子一長 把真病招起來 那可就難煩了 油葫蘆七奶奶說道 少爺你放心罷 鐵打房樁磨鏽針 工夫到了自然成 劉紹業說道 好好 你就入手辦理 將來我是自有重賞 油葫蘆七奶奶說道 多謝多謝 咱們話已說明 我可要趕快走了 不看有人出來有許多不便 說着辭而去 且說劉紹業迎着油葫蘆七奶奶的指教 到了睡覺的時候 便自咳嗽嘆氣起來 張亞嬌一看 不由的道 呦 你這是怎麼了 劉紹業故意不說 容得張亞嬌問了好幾遍 方纔說道 賢卿你那裏知道 一個人在世界



上活着 無論如何 不可作了有傷天理的事 你看沈效昭這樣一個冰霜女子 如今被我害的好苦 從先定的婚約 現在不能照約而行 把他急的無法 滿街上粘貼告白 爲着我一個人他把一切全犧牲 說來能不令人難過麼 張亞嬌說道 沈效昭在街上粘貼甚麼告白呢 劉紹業說道 還有甚麼告白 反正是尋夫的話語 你想人家是一位閨中小姐 居然爲我能夠這樣我是一點法子沒有 眼巴巴的作了負心的漢 思想起來 好生叫人傷心 張亞嬌笑道 怎麼他在街上粘貼尋夫告白了 這可真是笑話 難爲他就有這樣的面皮 好笑好笑 劉紹業說道 賢妻呀 你且不要笑他 我如今要是一病而亡 你大槩比沈效昭還要着急呢 你要知道 一個人要是到了着急的時候 不管是甚麼人 自己也執掌不住 還告訴你說 越是這樣 越顯得他心中的天真呢 說罷又不住的咳嗽嘆氣 張亞嬌見他丈夫如此 心裡好生後悔 暗說我給沈效昭粘貼這個告白 原因的是慙慙慙慙他 他看見這個告白 就是氣不死 也得害一場大病 萬沒想到反倒招起劉郎的心事來了 有心要將實話說出 覺得自己妬心太過 未免叫劉郎看不起 與事更屬無益了 想到這裡 只好不必再提此事 一夜無話 次日天明張亞嬌仍照每日的規矩 早早起牀 坐在梳妝台前 慢慢的梳頭 要在往常呢 此時劉紹業也就起來了 張亞嬌梳洗已畢 仍不見劉紹業來 便往牀邊去叫 好容易纔把劉紹業叫醒 劉紹業強把眼睛睜開 不住的蹙吻起來 張亞嬌一看這個樣子 大驚說道 呦 你怎麼了 劉紹

業慶呀慶呀的說道 我昨天夜裡作了一個惡夢 好生令人害怕 現在醒來 心裡還是笑笑的 跳張亞嬌說道 夢不足證 你心來坐坐就好了 說着過去扶劉紹業起來 劉紹業眉頭緊皺 一聲挨着聲一的慶呦 搖着頭說道 頭昏眼花 四肢無力 實在的起不來了 張亞嬌大驚說道 莫非你早病了 劉紹業慶呀着說道 誰說不是呢 我這個病還是很重 你快些給我想法子 救救我這一命罷 張亞嬌聽了此言 由不得哭出來了 帶着眼淚說道 昨天晚上咱們說話兒 你這一點兒病沒有 怎麼睡了一夜 你就病的這們重呢 這個工夫 早已驚動了王氏 王氏剛剛起牀 聽得張亞嬌啼哭 不知爲着甚麼事 不願梳洗 便自走過來了 張亞嬌見着王氏 越發的淚如湧泉 哭個不止 王氏說道 兒媳不必傷心 有話說來 好在夫妻爭吵 這是家家有的 你們都要說實情 爲娘給你們評斷 張亞嬌說道 兒媳雖然沒有程度 也不至於這樣的失教 况且我們夫妻極爲和美 如何能有爭吵之事呢 您的兒子 昨夜作了一個惡夢 今早他便慶呦不止 忽然染起大病 他叫兒媳快些給他想法子 救救他這一命 一旦之間 居然染此大病 這便如何是好呢 王氏聽了說道 有病是天災 你且不要着慌 待爲娘一問便知 說着走近劉紹業牀邊 用手先摸摸頭 覺得不涼不熱 遂說道 我兒你昨夜作了甚麼惡夢 對爲娘詳細說來 劉紹業慶呦着說道 說來真是奇怪 孩兒昨夜睡到三更時分 覺得進來兩個人 身穿青衣 彷彿像個官人的樣子 對着孩兒說道 現在有人把你告發了 你快

去對質對質 孩兒本想不到 怎奈身不自主 糊裏糊塗的便跟着這兩個走了 路過的地方  
非常牛疏 霎時之間 來到一個衙門 兩個官人把孩兒帶在廊子底下 他們便去回事去了  
只聽那個官長說道 快把劉紹業帶上堂來 孩兒心說我又沒犯法律 這不是無故逮捕麼 料  
想必是司法衙門傳錯了 劉紹業你看看 這個定情之物是誰的 既有今日 何必當初 你要  
說個道理出來 孩兒說道 沈先生這些事你都不怪我 我是誠心誠意與你定此婚約 無如  
父母之命難違 請你知過我的罪罷 沈效昭聽了此話 對着司法官說道 司法官可曾聽見了  
如此說來 不是劉紹業負心麼 那堂上的司法官點頭說的 劉紹業果然負心 我這裡正是負  
心司 專管人間一切的負心人 來 快將劉紹業押往拔舌地獄受苦 幾時他心回意轉了 你  
們小鬼再將他送回 孩兒還要分辯 怎奈小鬼凶狠 兩個小鬼把孩兒一架 便架往拔舌地獄  
去了 孩兒到了拔舌地獄一看 原來都是些說話不算的人 在那裏受罪 孩兒看見那拔舌刑  
法 委實難挨 不免哭啼起來 誰知這小鬼們睬也不睬 便將孩子送入地獄裏邊 眼看着一  
個小鬼手持尖刀 對准孩兒舌頭方要下刀 孩兒盡力一嚷 抬頭一看 原在自己屋中 王氏  
說道 夢是心頭想 我兒你不要害怕快些起來 劉紹業嚶嚶着說道 孩兒頭比斗還大 脚似  
棉花輕 兩眼昏花 工內如焚 那裏扎掙的起來 王氏用力扶了兩次 那裡扶的起來 並且  
劉紹業嚶嚶不止 看那樣子必是十分難受 王氏說道 呀 原來我兒作了一個惡夢 竟自病

到這個樣子 這便如何是好 於是哭了起來 張亞嬌看他婆母這們一哭 心裡焉能不難過 便也抽抽打打的流眼淚 僕婦丫環們 看見太太奶奶對面哭泣 也不知是那門子酸心 也都站在地下哭起來了 紹業躺在牀上 嘆喘着說道 事到如今 哭亦無益 陰司法律 向不容情 我看沈效昭氣壓眉稍 他必不肯與我善罷甘休 料想此案決不能三堂兩堂完結 將來必有個大舉動 母親疼愛我一場 快些給孩兒預備後事 孩兒不知那一時 就要永別母親 打官司去了 王氏聽了此話 心裡越發難過起來 索興放聲哭出來了 大家都陪着哭 劉正伯剛剛起牀梳洗 聽見兒子房中 好大一派哭聲 不知是怎麼一回子事 遂令僕婦快將太太請來 王氏一邊擦着眼淚 一邊走入房中說道 這可怎樣好 這可怎樣好 劉正伯說道 到底是甚麼事 你們哭了一屋子 王氏遂將劉紹業作惡夢染重病 前前後後說了一遍 劉正伯冷笑說道 原來如此 這也值得這樣哭 王氏說道 你我只此一子 他萬一有個好兒歹兒 的你我將來倚靠何人 劉正伯說道 我雖不是學堂出身 向來我最反對迷信 陰間果在那裡 誰人親眼見來 這都是紹業腦筋昏亂 前情未斷 以致有此塊像 那裏有甚麼陰間負心司 王氏說道 老爺休如此說 紹業的病症十分沉重 況且他是學堂出身 素常本來反對迷信 他居然這樣說話 豈不是有些緣故麼 劉正伯說道 夢是夢 病是病 不可相提並論 如今把夢不提 單就他這病而言 太太看着 他是怎樣沉重 王氏說道 老爺你要叫我形容病狀

我可形容不出來 要言不煩 他已經臥牀不起了 劉正伯說道 有病須治 急送派人和他請醫生去 正在這裏說着 忽報油葫蘆七奶奶有事求見 王氏素知油葫蘆七奶奶 通徹微細 線達幽隱 如今正在無所措手 令人快叫他進來 油葫蘆七奶奶來至房中 問好已畢 便找了一個下座坐了 用目一看 王氏淚痕滿面 心說我來的正是時候 遂作一種有話欲說又止的樣子 王氏說道 七奶奶你有甚事 何必欲說又不說 油葫蘆七奶奶說道 太太只當新聞聽 不要說成真事 我就可以開口說了 王氏說道 不妨不妨 七奶奶有話說來 油葫蘆七奶奶說道 咱們杭州城內桃片街 有一家姓沈的住戶 家中並無男丁 只有一位老夫人帶着一位小姐過日子 這位小姐 名叫沈效昭 長的十分人材 聽說還是女子師範學校的畢業生呢 說來真是好笑 也不知是甚麼年月 他曾與德這府上的少爺 定下了婚姻之約 如今他說少爺娶了少奶奶 他便大大的生了一陣氣 他說今生不踐前約 誓不改嫁他人 我給他說了幾家好人家 全惹拒絕 如今等了好幾個月 一點頭緒沒有 大概也許是思慮過度 現在染病在牀 日夜啼哭 他說他不久就要死了 死了就死了 這也沒有甚麼 只是這口怨氣不出 前幾天他扶着枕頭寫了一個訴呈 半夜之間 他燒了一股香 就把這個呈子焚化了 這兩天躺在牀上 口中不住的說誓語 他說他的官司可打贏了 說到此處又笑了 接着說道 太太你聽聽 這不是新聞麼 王氏聽了此言 登時酸啣一聲笑出來了 油葫蘆七奶奶歛心失

警說道 太太不必當回事 這本是一段新聞 王氏哭着說道 七奶奶你那裏知道 我家少爺昨夜得了一個惡夢 與你說的毫不差 他說沈效昭在陰間把他告下來了 今天早晨染病頗重 簡直的就不能起牀了 如此看來 豈不是他們兩個小冤家 在陰間起了訴了麼 七奶奶你是個有本事的人 你要怎樣給我兒子想個法子撈轉撈轉 如能救了我兒子的命 我這一輩子感激不盡 油葫蘆七奶奶說道 這可真是奇怪 我想少爺早已娶了少奶奶 況且少奶奶那宗那樣也不弱 此事斷無成全之理 太太你說這可怎麼辦呢 有了 是邪就得怕正 我給您請一位好瞧香的來 讓他細細看看 到底是怎麼一回子事 然後再打別的主意 王氏說道 好好 如此你就快些請去罷 劉正伯說道 有病須醫 作甚麼請瞧香的 以咱們這樣門戶出入僧道妖魔 豈不成了笑話了 王氏說道 屢叻 我的老爺 你就不用管了 誰讓我養的兒子竟麻煩 老爺只作沒看見 那還不行麼 劉正伯到了此時 也不能十分不許可 只得躲往書房去了 鳳凰愁說到此處 須得來個倒插筆 怎麼說呢 皆因我這一隻筆 不能同時寫出兩家的事 書中暗表 原來油葫蘆七奶奶自從教導劉紹業之後 他便又跑到沈家去了 看官記得沈氏給了油葫蘆七奶奶十塊錢 叫他把這尋夫告白 三日之內一齊揭淨 臨走的時候沈效昭說道 你回來 我還有話說 油葫蘆七奶奶站住了腳問道 小姐有何吩咐 沈效昭似乎有事 可又說不出口來 這宗情形 油葫蘆七奶奶一看 早已明白了其中的意思 所以他

去激鬥劉紹業 他把劉紹業教導成了 他纔又跑到沈家 先把揭撕下來的告白 與沈氏交代清楚 說了幾句閒話 復又來到沈效昭的閨中 笑着說道 原來這告白沒有幾張 一會兒工夫 我就全撕淨了 沈效昭生着氣說道 這明顯看是有人故意污辱我 七奶奶費你的心 你好生給我調查調查 若能將此人調查出來 我與他決不甘休 油葫蘆七奶奶說道 我有一句冒昧的話 不知小姐你愛聽不愛聽 俗語說的好 無風不招邪 究竟小姐你與劉紹業有甚麼關係麼 沈效昭無意之間 彼此一問 一時回答不出來 紅着臉兒說道 彼此素不相識 那裏有甚麼關係 油葫蘆七奶奶說道 當真沒有關係麼 沈效昭說道 沒有關係 油葫蘆七奶奶說道 既是當真的沒有關係 我就不必往下說了 沈效昭見他說的話裏有話 遂說道 七奶奶你有話儘管說來 油葫蘆七奶奶笑道 比方小姐你與劉紹業有些關係 憑着我的本事 大大小小我總可以替小姐出個好主意 比方小姐你與劉紹業當真絲毫關係沒有 這話又說回來了 你是一位未出閣的千金小姐 我是一個甚麼人 那裏敢胡出主意 應了小姐的話了 當說的說幾句 不當說的趁早免談 不看一個說錯了 惹的小姐犯了脾氣 吃不了得叫我兜着走 沈效昭陪笑說道 七奶奶你不可如此 有話儘管說出 好在這屋子裡也沒有別的人 及便說錯了 可又有甚麼要緊 油葫蘆七奶奶笑道 原來小姐今天的脾氣好了 小姐既是這樣吩咐 我可就斗膽說了 說的好聽不好聽 小姐千萬可別怪我 遂又挨近了沈效昭一步

低聲說道 我昨天順便到了飛龍巷劉家 恰巧書房裡一個旁人沒有 只見劉紹業劉大少一個人在書房裏寫字呢 因話提話兒的 可就說到小姐你的身上了 劉少爺聽了小姐你的名字 登時把筆一擱 只見他的兩隻眼睛 如同斷了綫的珍珠串兒一樣 一對一對的往下掉眼淚 我一看這個樣子 不知甚麼緣故 不免的就要問一問 問了半日 劉大少方纔大大的咳了一聲 流着淚說道 七奶奶你那裏知道 方纔你說的那個沈效昭 與我劉紹業本有終身的關係 如今竟自半路途中的伯勞東去燕西飛 自古都是痴心女子負心漢 今日反其是也 我一聽這話透着風魔 我就胡亂說了些閒篇兒 搭訕着出來了 小姐你聽 這是甚麼意思 所以我今天不加思忖 我到要問問小姐與劉紹業有甚麼關係沒有 要是有些關係呢 還是那一句話 憑着我的本事 大大小小我總可以替小姐出個好主意 要是沒有關係呢 權當我這些話沒說 小姐你是一位讀書明理的人 我說的有個好聽不好聽 小姐你也不能怪我 沈效昭聽了此言 由不得心中一酸 淚珠兒也流出來了 油葫蘆七奶奶故意說道 叻我一個人的好小姐 你可別怪我 沈效昭拭着眼淚說道 七奶奶說的那裏話來 我何嘗怪你 只因我與劉紹業本有這宗關係 誰知竟自不能踐了前約 如今把我害的好苦 我拿你不當外人 我今天徹底的和你說了 你是怎麼樣給我出個好主意 別的我不敢許給你 要抖擻抖擻箱子底兒的體己 湊個三百五百塊的洋錢 還不見得十分爲難 油葫蘆七奶奶笑道 小姐請說來我聽聽 其中要有



爲力的地方 我是拼着命的效力 沈效昭遂把他與劉紹業結下婚約前前後後的一段事情 從頭至尾說了一遍 說完復帶淚說道 七奶奶你看 究竟是誰負心 自古痴心女子負心漢 這話一些兒不錯 他還說今日反其是也 像他這狠心的人 天地之間也就僅有之有了 說罷淚如湧泉而出 油葫蘆七奶奶說道 嗚呀我的小姐 你可不要錯怪了人 錯怪了人不好結 人家劉少爺聽見小姐的名字 人家都哭的像個淚人兒了 你還說人家狠心那就不對了 我有甚麼話 不瞞小姐你說 別人家裡我不知道 惟獨他家不去不去的 一天也得踢破了門檻子 他的事情 那宗那樣能瞞的了 我今天這話提到這裏 我纔敢說 你們這一件事情 我早已有個耳聞 其實說真個的 誰也別屈報怨誰 全不在乎你們二位身上 這都是那一位劉老太爺不開通的緣故 因爲把四書背的太熟了 一張嘴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他老不說辯不告而娶 劉紹業臨娶張亞嬌的時候 因爲小姐你 人家差一點兒挨囉大責 直到如今 因爲不能履踐前約 心裏已經作成了病 那天他還說呢 事到如今 別的不說了 惟有以性命相報罷 沈效昭聽至此處 越發難受流涕起來 遂說道 七奶奶你這話 說的果然不錯 那麼你有甚麼好法子 快些說來 倘有一線之緣 我是終身不忘 油葫蘆七奶奶說道 主意到有只怕小姐你不贊成 沈效昭說道 你快些說出聽聽 油葫蘆七奶奶說道 事到如今 你要想獨享其成 那是辦不到了 不但不能獨得其秘 並且還不能指望和張亞嬌事事一樣 好像

得處處讓點步兒 你要認可 我破出我這一生的本事 我就給小姐姐你跑跑 沈效昭說道 如此一說 豈不是叫我作二房麼 油葫蘆七奶奶說道 彷彿是那個意思 可也不定准兒 沈效昭發氣說道 我家世代書香 非無根基者可比 雖不能說鐘鳴鼎食之家 也得算是詩書禮樂之族 無論如何 也不能給人家作二房 此事只好罷論罷 油葫蘆七奶奶說道 暖 我的小姐 你不可再使性子了 世界上的事 那不是事在人爲 凡事你要想十成 得着五六成 自己都不高興 凡事你要想二三成 得着五六成 那不是意外的高興麼 話是這們說 若果事情有成 將來還許兩頭兒大 也在不得而知 再說劉老太爺的脾氣 比八仙桌遠方 作事比泰山還穩 況且張亞嬌模樣兒賽過天仙 學問追到孔孟 不是我說話表功 此事果能辦成 就說是不易 這不是都在這裏擺着的 沈效昭聽着 果是不錯 只得嘆了一口氣說道 這們辦能 你要給我辦到不低了 我便賞你五百塊錢 你要給我辦到一半兒低 我便賞你三百塊錢 你要給我辦到太六了 此事作爲罷論 油葫蘆七奶奶笑道 小姐你放心 反正我破着一生一本事 我也得給你辦的八九不離十 沈效昭說道 但願如此 且看如何 油葫蘆七奶奶有了這邊的 復又在外面和那醫卜星相的人 足足的談咕了好大的時候 諸事都有了根底 他復又來到劉家 如今且說劉正伯搬往書房之後 王氏向油葫蘆七奶奶說道 七奶奶你告訴我 那樹好瞧香的姓甚名誰 法壇設在那裏 我好立刻派人請去 油葫蘆七奶奶說道

我說的這位騰香的 却是一位極有工夫的道士 在你們杭州誰人不知 大家都稱他爲曹半仙 住在府學前頂靈通觀 凡是招了邪魔外祟 或是陰間鬼魂纏繞 等等的事情 把他請來 求他過過陰 他是無一不知 外帶着說不對不要錢 王氏說道 既這樣的神仙 你就快些給我請來 尙成把我兒子的病治好 我忘不了你的好處 油葫蘆七奶奶說道 不必我親身來請 太太只吩咐一個老姐妹去請 就說我在這裡 曹半仙決意來的快 王氏當時吩咐下 快快往靈通觀去請曹半仙 不大的工夫 只見曹半仙身穿鶴氅 手拿羽扇 肩背一口七星寶劍 赤紅臉兒長鬚子 後頭跟着兩個小道童 各背着一個包袱 一個穿紅一個穿綠 全是四圍的劉海兒髮 中間挽着一個小道冠 曹半仙走到屋內 先向王氏打個稽首說道 太太一向福壽康寧 貧道有禮了 王氏一面還禮 一面讓坐 早有僮婦們倒上茶來 曹半仙說道 府上作何齋醮 有命小道之處 無不盡心 王氏說道 只因小兒昨夜三更作了一個惡夢 今晨使就染起大病 剛要說甚麼病 曹半仙攔阻說道 太太不必往下講了 待小道給少爺過過陰 便知是甚麼緣故 如有半字不敷之處 小道便不敢請太太的佈施了 油葫蘆七奶奶在旁也說道 曹仙家最是有真功夫的 無論甚麼事 自要一過陰 沒有一個瞧不出來的 曹半仙說道 請太太派人抬來一個方桌 小道要供列各仙 王氏當令僮婦把方桌擺在地下 曹半仙瞧了歪正 先打開一個包袱 取出一個木頭架子 放在桌子後邊 又取出一張字畫 懸在這木

架子之上 大家一看 上面乃是一張黃紙 七歪八斜的寫着一個大佛字 佛字上頭有些小字 寫着些個星宿的名兒 佛字下邊也有些小字 寫着許多地仙的名兒 此時張亞嬌已然走入 見是一個年高的道士 却又供着佛字 張亞嬌心中未免好笑 但是這個道士 原是婆婆請了 來給丈夫治病的 却又不敢笑出來 只得站在一旁看着 又見曹半仙又打開一個包袱 取出一條黃布圍桌來 圍好了桌子 又取出些紙筆墨硯來 放在桌子旁邊 問了劉紹業的名姓年 歲 也不知他在一張黃紙上寫了些個甚麼字 寫過之後 復叫王氏說道 小道即刻焚表赴陰 霎時就要死去 大家都不要心慌 我嘴裏說的甚麼話 你們可要記清楚了 王氏一點頭 曹半仙又向兩個道童說道 今天不打法器 你們兩個童兒 嘴裏須要念的清楚 兩個道童一 齊說道 遵命 於是左右分開站立 曹半仙正了正冠 擰了擰袍 先點着了一股香 插在香爐裏 大撲大跪的叩了三個頭 然後兩手舉着這張黃表 高過頭頂 二目似閉不閉 嘴裏唧唧噥噥 的說了半天 也聽不出來念些甚麼 念畢 就在香火把表焚了 焚畢 往後退了一步 合 着掌 瞪着眼 又對着香火 囉囉了一陣 正在唧唧噥噥 忽然嘆的一聲 坐在蒲團上了 遂又一歪 便自躺在地下 大家一看 這宗神氣 又是可怕 又是可笑 約有吃半盞茶的工夫 只聽曹半仙 躺在地下大聲說道 哇呀哇呀哇呀呀 油葫蘆七奶奶在旁說道 神來了 太太少奶奶快磕頭 罷 王氏果然對着佛字 磕了三個頭 張亞嬌見他婆婆如此 他也只得如數磕了三個 婆媳頭

過之後 站在一旁 曹半仙扒在地下說道 俺正欲前往翠屏山無底洞 尋那張小仙馬小仙大鳳仙小鳳仙幾位仙子遊戲一番 忽然遇見了曹半仙 阻住雲頭將我請來 你們爲着何事 快些講來 油葫油七奶奶將王氏衣襟揪住 王氏會意遂說道 只因我兒劉紹業昨夜三更偶得一夢 今天早晨大病不起 有勞仙家給查查 這是甚麼緣故 曹半仙扒在地下說道 原來爲此待俺去到閻羅殿 見見那閻老五 給你們打聽打聽 說罷不言語了 約摸着吸半隻烟捲時 又聽曹半仙大聲說道 王氏過來 你且聽道 王氏便往前走了兩步 側耳細聽 只聽曹半仙拿着韻調唱道 叫聲王氏你聽言 你的家宅多不安 問你 你的兒子昨夜三更可曾作了夢 唱至此處 左邊道童裏念道 的都打 都的打 的都打 都的打 王氏說道 不錯 我兒昨夜三更曾作了一個惡夢 曹半仙復唱說 嘻嘻嘻 哈哈哈 聽我把夢說一番 右邊道童裏念道 的都打 打的都 的都打 都打的都 曹半仙唱道 我今去到閻羅殿 打聽此事很新鮮 原來是 有個女子寫了呈子把他告 左邊道童裏念道 恁格登 登格恁 登格恁格登 格恁 曹半仙唱道 呦呦呦 嘖嘖嘖 老五一見把桌翻 右邊道童念道 格登格 格恁登 登格恁格恁格登 曹半仙唱道 撇着鬍子臉色變 喝令小鬼把魂傳 我問你 讀書之人說話 可不能不算 左邊道童念道 密來斗 斗密來 密來斗來斗密來 曹半仙唱 哼哼哼 批批批 你今爲何悔前言 右邊道童念道 斗密來 密來斗 斗來密來密來斗 曹半仙唱至此處

復又大聲說道 王氏過來 俺還有話說 俺是大羅神仙 不吃你不喝你 俺算白白的給你跑了一盞閻羅殿 我的弟子曹半仙 他是一個半仙之體 夜裏他要打酒酬眾仙 你要多給與些洋錢鈔票 眾仙喝了酒 自能保你諸事平安 王氏連連答應 張亞嬭說道 請問大仙是們尊號 曹半仙說道 俺乃棒子山玉米洞五月仙是也 說罷打了兩個嚏噴 一滾扒了起來 直眉瞪眼的說道 好乏好乏 你們快給我一口水喝 油葫蘆七奶奶一面倒茶 一面讓坐說道 老神仙快坐下歇歇罷 曹半仙說道 我剛纔過陰的時候 說的都是真裏話 油葫蘆七奶奶又把適纔所唱的辭兒 按着意思學了一遍 曹半仙假作驚異說道 原來如此 你們本家就快查查想想是那個女子罷 此事只好私和 不必再打官司了 神仙還說甚麼不呢 油葫蘆七奶奶說道 神仙遠盼吩咐多給些洋錢鈔票 送給你老神仙好給眾神仙們打酒喝 曹半仙笑道 神仙這體貼小道 難得難得 說着便令兩個道童收拾東西 快些回觀 早些兒給眾仙預備酒飯去 王氏只好送了二十塊錢 請曹半仙特請眾神仙 曹半仙接過錢來說道 小道稽手了 說着舉了舉手 便自帶着兩個道童長去了 油葫蘆七奶奶說道 要照這五月仙這們一說 這件事情果然有些奇怪了 王氏說道 曹半仙說 此事只好私和 我想這話倒是有理 但是彼此素不相識 可怎麼私和呢 張亞嬭笑道 婆母不必迷信這些無稽之談 這些當道士的 不過是藉端騙財 據兒媳聽其所唱 聽他多半是些粗俗不堪之語 若是真神仙決不會這樣不

通話未說完 油葫蘆七奶奶接口說道 慶呀 少奶奶 你可別這樣說話 神仙是修道得道的菩薩 研究的是燒丹練汞 那有工夫念誦詩經書經呢 你要這樣笑話神仙 不看神仙拿你的腦袋疼 王氏也說道 此事不可不信 只聽他說的這些話兒 只見有些神仙意思了 油葫蘆七奶奶說道 瞧香少奶奶既不信 何妨再給少爺占占課 咱們杭州有名的賽子牙 大概少奶奶你也許有個耳聞 此人是未到先知 用不着占課人說長道短 他就能說着占課人的心事 並且指導趨吉避兇 沒有一句不靈驗的 張亞嬌說道 我先時倒是聽見說過 有這們一個賽子牙 但是看着他這個名字 分明是個江湖派 那裏能有甚麼真本事呢 油葫蘆七奶奶說道 江湖不江湖 那都不必管他 只看他說的對不對 就可知道他有本事沒本事了 有本事咱們如數給他課禮 沒有本 咱們就說他占的不對 立刻把他攆了走 不算咱們攆他 算他投師不高 少奶奶你看如何 張亞嬌說道 七奶奶既是這樣說 就把他請來試試 油葫蘆七奶奶說道 太太吩咐一聲 派個二爺請去罷 王氏此時不知怎樣是好 遂派了僕人趕快去請賽子牙 不大的工夫 只見僕人帶着個個白鬍子老頭兒走了進來 王氏爲着兒子的事情 只得讓坐倒茶 賽子牙說道 太太請我來 敢莫是要占課麼 王氏說道 正是要占課 只因我兒子昨夜三更作了一個惡夢 今天早晨便就一病不起 賽子牙說道 太太快不要往下講了 待我仔細占來 自能知道一切情形 說着把包袱打開 取出些占課的傢俱 一件一件的擺在方桌

之上 遂又說道 太太誠心誠意的在這籤筒裏抽出一根籤子來 王氏當真祝禱了一番 然後抽出來一根籤子 放在方桌之上 賽子牙拿起來看了看 隨跟着皮皮拍拍擺起盤子來 擺完之後 兩隻眼睛看着盤子 秋分處著 念至此處 忽然把棹子一拍說道 屢呀 不好不好 這底下還有白露霜降 露霜都是水 白露還可挺的住 一到了霜降 早晚一見冰淇淋兒 緊跟着咱子風一 來 被褥要是贖不出來 那可不好辦了 原來賽子牙口裡說忙了 竟把自己的心事順口念了出來 油葫蘆七奶奶聽着不對了 深恐賽子牙再把別的熬心事說出 豈不大好看 遂把賽子牙睨了一眼說道 先生不必念這個了 這些個話 太太少奶奶都聽不懂 你就追求追求是遇了甚麼邪 直言說出也就完了 賽子牙聽見油葫蘆七奶奶這們一說 方知剛纔說的走了嘴了 好在王氏和張亞嬌都沒聽的清楚 賽子牙復又咳嗽兩聲說道 據我按課說話 分明竟是一位女魂把少爺告下來了 王氏說道 這個女魂 還是家人還是外人呢 賽子牙說道 按着這課上看 這個女魂又是家人又是外人 怎麼說呢 太太請看這個課子兒 這不是是裡頭一半外頭一半麼 這個女魂就因為裏 裏外不外 他纔一口氣兒不出 和少爺在陰間法律解決了 王氏說道 這事到如何 賽子牙說道 太太請看 這課子兒 往裏一來 這不是青龍麼 凡事遇見青龍 那還有個好的麼 太太再看 要是往外一來 這不是喪門麼 凡事遇見喪門 那還有甚麼說的 王氏說道 那麼要和他打官司 打的過打



不過呢 賽子牙說道少爺的字兒 正趕上太歲當頭 小耗壓運 我說一句不好聽的話 這個官司是有輸沒贏 不俱有輸沒贏 並且一入喪門 還許有別的不好 王氏說道 這個女魂是在那一方呢 賽子牙說道 天機不可洩漏 太太您就自己坐定了想罷 現在工夫不小了 我還得給別人占課去呢 說着收了課具 王氏不好再問 只得取出來十塊錢的卦禮 賽子牙歡天喜地的致謝而去 張亞嬌雖然是個讀書的人 究竟有些迷信 今聽賽子牙這們一說 心裏也就害怕起來 暗想自己的身體倚靠何人 倘乎丈夫因爲此事有了不測 叫我生是死 况且夫妻伉儷以來 十分篤愛 當真的我就這樣狠心麼 再說丈夫的眼力 素日也是很高的 料想沈效昭是個學堂出身 必不至於沒有教育 若能給他們成全了此事 一則解了冤仇 二則也是自己的一個幫手 從此夫妻三個 歡天喜地的研究經史科學 到還有些意思呢 想到這裏 把那吃錯的心 犧牲的乾乾淨淨 當時跪在王氏面前 流着眼淚說道 兒媳有一言稟求母親 不知母親肯應允否 王氏說道 我兒有話起來說 爲娘辦得到的事情 沒我一個不應允的 遂合丫環快將少奶奶攙起 張亞嬌拭淚起身說道 母親的兒子 現在得的病症十分沉重 天地之大 本來無奇不有 他的病緣 兒媳略知一二 如今到了危急的時候 須要稟告母親 他在未與兒媳結婚以前 原來他早已和一個最有程度的女學生 定下了終身之約 這位女學生 名叫沈效昭 在俗杭州城內 學界裏都稱他爲女人中之瑞 於此也就可見他的

爲人了 人家守身如玉 誰知母親的兒子 到了負心的人 想着總是怨氣不舒 有了別的舉動也未可知 事到如今 救人要緊 求母親即刻遣水求婚 既可舒展了沈效昭的怨氣 又可除却了母親的兒子的負心 一舉兩得 豈不很好麼 王氏說道 原來爲此 難得兒媳你這樣的 慧 爲娘却早知道此事 只因你公公十分固執 他說他家都是一夫一妻的傳家 又說總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反其是的 他就說國人皆賤之 你今天既是這樣說我回頭按着你的意思 和你公公說說 萬一他要有些活動 這不是七奶奶也在這裡 就請七奶奶設法去說一句話沒說完 油葫蘆七奶奶說道 太太自要吩咐一聲 媒婆子無不盡心 正在說着 劉正伯由外面走了進來 掇着鬍子說道 豈有此理 豈有此理 你們這樣胡鬧 夫復成何事體了 油葫蘆七奶奶一看劉正伯這個樣子 自己知道坐不住了 來了一個黃花魚溜邊兒 慢慢的退出去了 張亞嬭看他公公氣沖牛斗 便也退出去了 王氏說道 老爺不必生氣了 請老爺看看紹業的病 病到這個樣子 他家雖說是詩書門第 也不能說兒子有病不去管呀 況且你今年已半百 只有這們一個兒子 難道說常真說不理事麼 劉正伯說道 有病應當請醫診治 這到是個正理 爲甚麼請巫問卜 鬧的家宅不安 這巫卜之道 我們讀書人家 向來是反對的 況且我聽說那巫卜之言 多半是些神鬼不經之談 太太試想在這清平世界說鬼談神 是不成了笑話麼 王氏說道 老爺雖如此說 亦須稍加揣度 那巫卜雖說是些不經之談 可豈

其中也頗頗的有些道理 就以這曹半仙賽子牙二人而論 在休杭州誰人不知 再說老子之道 本與孔子同時而興 至於占卜出自太靈伏羲 周公作的繫辭 難道說這不是老爺常說的話麼 劉正伯冷笑說道 老子之道 撮其大要只有清淨無爲四字了之 後人不察老子的本旨 偏要說熟讀老莊就能成仙 這已經不通極了 而於這不通之外 更要信口雌黃 外藉老道之名 陰懷詐財之私 就以這曹半仙而論 雖是長髯鶴鬚 不過虛名而已 究竟他懂的甚麼 不用往深裡講 只有這部道德經 問問曹半仙他可能領會得透麼 我雖然有時談些老莊之道 我不過愛其文字 我又何嘗迷信來着 我又何嘗說過老子在世的時候 曾經給某人過陰來着 要知老子他對於他自己的事情 他都主張清淨無爲 他還能替他人過陰麼 說來豈不笑話 至於周易的學問 道高理奧 卜問吉凶 已經出於不得已了 全易六十四卦 那一卦說過有女魂在陰間告狀來着 試問這陰間究竟在甚麼地方 誰人見過 況且賽子牙他又下占周易 尤其不可靠了 不是我反對這些事 其實這些舉動非常不通 太太想想 這不是庸人自擾麼 王氏說道 要照老爺這樣一說 紹業的病 我們儘可不管了 劉正伯說道 有病須藥 這是正理 王氏說道 那麼老爺知道那位醫生高明 何妨吩咐一聲 命人請來 給紹業診治 劉正伯說道 據我看來 紹業不過偶然受些風寒 也用不着甚麼太高明的醫生 只要用發散的藥 淡淡的養上兩天 也就沒有事了 太太儘管派人去請 隨便那一位醫生都可

診脈立方 自要我看沒有甚麼大錯誤 也就是了 王氏素日知道他丈夫的脾氣 向來是離四方眼兒的 說甚麼是甚麼 那敢半字駁回只得吩咐僕人去請 話要簡斷 一連請過四五位醫生 都是杭州有名的儒醫 差不多一口同音 都說紹業沒有甚麼大病 不過心中稍有驚悸服上一兩劑藥 找一兩位要好的人 彼此談談 心裏一覺痛快 便可告痊 開的藥方子 劉正伯一看說道本來如此 這又何必們大驚小怪的呢 誰知劉紹業吃下這些藥之後 不但不見效並且較前越發的沉重了 先前還是夜內說些囈語 一陣一陣的驚恐 後來白天也鬧起來了一連七八天 紹業是水米沒沾牙 除去昏昏的睡覺說囈語之外 便是咳聲唾氣說些糊裡糊塗的話 劉正伯一看他兒子果然病勢沉重 便也有些害怕起來 那位說了 劉紹業當真的七八天不吃東西麼 看官那裡知道 劉紹業是個大學畢業的學生 到底有些主意 他聽油葫蘆七奶奶這們一指教 他是聞一知十 他就通盤領會這份意思了 早已將人參湯熬好 看見張亞嬌不理會的時候 他便呷上幾口 雖說不能當飯 倒還不至於餓死 並且覺精神十分充足 腦筋極其活潑 他便越發裝五作六的說起囈語來了 沒想到這個苦肉計 竟自把父母妻子全都冤的相信不疑 說來總算油葫蘆七奶奶有本事 閒言止住 且說劉正伯見他兒子劉紹業吃藥不見效驗 並且說的囈語越發厲害了 水米一絲不沾牙 一連七八天全是如此 劉正伯雖說有點兒經史的學問 如今見了這宗奇事 心裡也就孤疑起來 出來進去 不免咳聲嘆氣

王氏又見丈夫出來進去 咳嗽嘆氣 自己猶其不得主意 便又把油葫蘆奶奶奶找來 哭着說道：「七奶奶你看紹業的病 真是來的奇怪 加今七八天的工夫 水米不曾沾牙 我只有這們一個兒子倘或有個不好 那可怎麼辦 你快些想個好法子 救救我兒子命罷 油葫蘆七奶奶說道：「老爺不是說有病須醫 那們現在吃誰的藥呢 王氏說道：「再休提這話了 現在請了好幾位大夫 都說沒有甚麼大病 平平常常的開了方子 吃下去藥不但不見好 反倒更沉重了 油葫蘆七奶奶說道：「鼓樓前住的劉高手劉大夫 可曾請過了麼 王氏說道：「不曾請過 油葫蘆七奶奶說道：「這位劉高手最是有些本事 太太何妨派個人請來看看呢 聽他說的病源對再去吃他的藥 說的不對 太太白扔幾個錢也不算甚麼 怎麼說呢 俗語說的好 蒼卜不見醫 這可不是打哈哈的 王氏說道：「七奶奶既這樣說 劉高手必是有些本事 我就命人請來說着吩咐下去 不大的工夫 劉高手來到 診了一會子脈 出來說道：「屢呀 我看少爺的脈氣 非常不好 心中驚恐 晝夜噎語 這個病的來源 因為他作了一個夢 情景害怕 請問太太可是這個病源麼 王氏說道：「正是這個病源 因為他那天作了一個惡夢 第二天便就病起來了 劉高手說道：「太太先不用講 聽我說說他的病勢 說的對呢 我再給立個方子 說的不對 太太再去另請高明 據我看他的脈象 是一種鬼魂纏繞的脈象 當初未得症候以前 心裏必有一件所欲的事情 未能如願辦到 因為這個日夜憂慮 便就勾出鬼魂來了 白天的

情形 必是忽喜忽怒 夜間的情形 必是不斷的言語 不思飲食 惟有嘆氣而已 請問太太  
少爺可是這個樣子 王氏說道 一點兒都不錯 正是這個樣子 劉高手說道 既是這個樣子  
我就要給少爺立方子了 說着一揮而就 自己看看說道 這個方子却是幾味平常的藥 不過  
這點引子難得 王氏拿起來一看 只見上面寫道 引用心頭髮七根 向劉高手說道 甚麼  
叫作心頭髮呢 劉高手說道 心頭髮就是少爺心中所欲的人的頭髮 多了不要只用七根 合  
藥煎服 立刻病痊 王氏再要問時 劉高手取拾藥囊說道 還有幾家公館請我要即刻給人家  
看去 王氏不好再問 只得送了馬錢 劉高手擺在懷裡去了 王氏問着油葫蘆七奶奶說道  
藥却平常 這引子倒頗難找 油葫蘆七奶奶故意說道 太太何妨問問少爺去呢 少爺因爲  
難得的病 可向這個人去討七根頭髮 好在七根頭髮不喇 誰還能不給呢 王氏說道 據我  
想着 這心頭髮引人的必不中用 自能得着比效昭的頭髮 包管吃下去就好 我看還得求  
求七奶奶 你給我們跑上一邊 和太太說說要七根頭髮來 油葫蘆七奶奶不等說完 接着說道  
太太委派我甚麼事我都作 惟前上沈家要頭髮 這件事情我實在有些才力不及 王氏說道  
甚麼緣故呢 油葫蘆七奶奶說道 太太請想 人家是一位坐家的小姐 少爺是一位讀書的舉  
士 如今有了病 要用心頭髮的引子 這話我怎麼和人家說呢 豈不是叫我挨大罵也麼 王  
氏說道 你不會不說是我家少爺用麼 油葫蘆七奶奶說道 我要那樣會撒謊 我也快入校舌

地獄了 太太你老人家也得想想 人家沈效昭是一位未出閣的小姐 就便我不怕入拔舌地獄 說來也與德行有碍呀 比方太太要有一位小姐 我一個當媒婆子的 來和你家小姐要七根頭髮 你老人家想願意麼 王氏說道七奶奶你的話 說的本來有理 誰家不是一樣呢 說着又嘆了一口氣 接着說道 都是我一個人的冤家叻 葯方子在此 我也不能作主 只好給老爺送去瞧瞧 聽老爺是怎麼辦罷 當令丫環把葯方子給老爺送去 油葫蘆七奶奶找了兩句閒話說說 也就告辭去了 且說劉正伯連日心煩 雖說凡事依理而行 如今兒子病到這個樣子 未免也沒有主意起來 正在書房咳嗽嘆氣 忽見丫環送來一個葯方子 看了看倒還是些平常的葯材 惟有這引子十分奇怪 自己不明白心頭髮是甚麼東西 當時來問王氏 王氏只得從實說了 劉正伯聽了說道 天地間那有這宗奇事 這不是隨使胡說麼 王氏哭着說道 老爺再不可如此說了 請想一而再 再而三 瞧香問卜請醫 人家誰也不認識誰 統通的一口同音 如此看來 不是真有其事麼 我們作老人家的 何必要這們不信呢 就是聖人他也沒說沒有鬼神呢 他不過不說怪力亂神罷了 況且紹業得的病 本來稀奇古怪 事到如今 老爺還是這樣講話 眼看着二十多歲的大兒子 要落一場空 俗們偌大年紀 將來可怎麼辦呢 說着淚珠兒流下來了 劉正伯嘆了一口氣說道 那們依着太太該當怎麼樣呢 太太講來 俗們商量 王氏拭淚說道 如今弄成這個樣子 我也不敢說了 在我看着只有一條道兒 成了

呢大家都好 不成呢 那也就死心塌地了 劉正伯說道 太太講來聽聽 王氏說道 紹業的病明是因爲沈效昭所得 據我看看 如今惟有踵門求婚 他們兩個小兒女 萬一有命 藉此也許都好了 劉正伯說道 怎麼 沈效昭也有病麼 王氏說道 沈效昭是和紹業的病 兩個人是同時而染 並且說藥語的樣子 兩個人分毫不差 要不我就說 他們兩個人真是前世的冤孽呢 劉正伯搖頭蹙眉說道 這等一說 真可謂之奇怪了 王氏說道 誰說不是奇怪呢 老爺一個人這們反對 眼看着就是好幾條人命呢 劉正伯說道 就是我不反對 這件事情也未必成的了 第一紹業已經娶了妻子 正側之分 殊難解決 第二人家沈效昭也是個名門的淑媛 嫁一個有婦之夫 情甘與否 更難解決 第三我家從來一夫一婦相繼而傳 如今到了紹業的這一輩 小小的年紀 居然兩房妻室 親友們談論起來 還不定是怎麼樣的笑話呢 王氏說道 人家多少詩書門第 一個人三房四妾的 也是常有的事 親友們笑話甚麼 你死了兒子 那人家纔笑話呢 劉正伯說道 就是如此 這正側之分 豈不也是大問題麼 話言未了 只見張亞嬭走了進來 一面流着淚 一面跪在劉正伯面前說道 正側之分毫無問題 自要沈女士不嫌一夫二婦 兒媳情願居側 對於沈女士以姐姐呼之 原來劉正伯和王氏說話的時候 張亞嬭已在簾外聽的清清楚楚 今聽說到正側的問題 故敢挺身而入 情願讓位於人 自己甘心居側 劉正伯點頭說道 難得你這樣的聰明 你既這樣說 這件問題就算解決



了你快些起來。張亞嬭起身說道：「不是兒媳賢明，父親的兒子，病到這個樣子，無論怎麼說，也是救他的命要緊，說着不住的流淚。」劉正伯說道：「如此說來，只有那一面的問題了。這件事情應當怎麼去說？你們婆媳商量辦理，辦到甚麼地位，你們和我說一聲，我看看沒有多大的難處，也只好給他們兩個小冤家成全了罷。」王氏說道：「那也沒有甚麼特別的辦法，我想還是把油葫蘆七奶奶找來，你們多費他幾個錢，教他實心實意的去說，他那兩片子嘴，能說的死人翻身，或者也許辦的痛快，亦未可知。」劉正伯說道：「好罷，你們婆媳商量罷，說着仍走往書房去了。」王氏遂令人把油葫蘆七奶奶找來，和他說老爺現在已竟計可了，沒有別的說的你給我多分心罷。去到沈家求婚，事成之後，我一定要賞你的。」油葫蘆七奶奶今聽王氏如此一說，心中十分歡喜，暗說果然他們兩家都被我瞞過了，故意說道：「嗚呀我的太太，這件事媒婆子可辦不到，太太還是另派別人罷，怎麼說呢？這不是當着少奶奶麼？少奶奶當初的事，可也是我給跑的，如今一夫一婦和少爺他們二位，總算夫唱婦隨，別說那一頭兒，還許有些難題，就是那一頭兒，一點難題沒有，我也不能給管這個事呀，讓少奶奶罵我一輩子，太太您說我担的起麼？」王氏說道：「七奶奶你那裏知道，我家少奶奶竟是一個極賢慧的人，他心裏却是毫無芥蒂的，你倒不可多這份心。」油葫蘆七奶奶又把張亞嬭看了一眼，然後又搖了搖頭說道：「辦不到，辦不到，少奶奶雖是這樣賢慧，媒婆子挨不起這個罵呀。」王氏還要說話。

張亞嬌暗將油葫蘆七奶奶衣襟一揪。油葫蘆七奶奶便隨着張亞嬌出來了。張亞嬌把油葫蘆七奶奶帶到一個空屋子裡。要分賓主而坐。油葫蘆七奶奶說道：「這可便不得。」張亞嬌說道：「這屋子裏又沒有別的人。況且我又有事求你。你就這樣坐了。」我好和你說話。油葫蘆七奶奶說道：「那們我就斗膽依實了。」說着坐下。張亞嬌說道：「方纔太太對你說的話。確是我心裏願意。你是一個明白人。你千萬不可多心。我素日也知道你是一個能說能道的人。你放心去辦。如果辦成了。我不但不罵你。我還感激你呢。」油葫蘆七奶奶先念了一聲佛。接着說道：「少奶奶能夠這樣說話。這可真是聖賢了。倒底讀過書的人。心裏比我們想的開。說話雖如此。你們私下裏也得商量商量。事情先不問他辦的到辦不到。我得先有了少奶奶你的底。我好和人家說去。」張亞嬌說道：「甚麼事還有你不明白的。你等着這件事應當怎麼辦。你就作主辦了罷。」油葫蘆七奶奶說道：「那可不行。經打佛口出。無論怎麼說。少奶奶你得由心裏說一句。我纔能敢去說呢。」張亞嬌說道：「我不是都說了麼。我還說甚麼心裡的話呢。」油葫蘆七奶奶說道：「少奶奶你還是真明白。你還是裝不明白呢。」張亞嬌說道：「真不明白。」油葫蘆七奶奶說道：「少奶奶你說你真不明白。我就信以為實了。我且問問少奶奶。別說這件事情不容易辦。就是人家那頭兒。有了活動口氣。要讓人家作二房。少奶奶你想想。人家也是杭州女學界裡的人中之瑞。現在又是女師範畢業生。不但這個。並且長的比天仙還要美幾分。憑着那一樣兒。」

這件事也辦不到哇 張亞嬌說道 我也知道這位沈女士很有程度 我雖不是學校出身 沒有那學校的文憑 可我也不弱 那麼辦罷 你就和他說 我情願和他列在平等 彼此姊妹相稱 這還有甚麼說的麼 油葫蘆七奶奶說道 要能這樣辦的了 我也不和少奶奶費話了 張亞嬌說道 那們怎樣纔辦的到呢 葫蘆蘆七奶奶說道 這件事情 本來就叫沒法子辦 如果非辦不成 只有一條道兒 我又怕少奶奶你不認可 張亞嬌說道 你且說來我聽聽 油葫蘆七奶奶說道 我說出來少奶奶你可別惱呀 除非是少奶奶你效法堯舜的行爲 把你這至尊的地位禪讓於他 如能你真願意 我馬上就去說去 張亞嬌說道 照你這們一說 竟是我作二房了 油葫蘆七奶奶搖頭說道 不是不是 少奶奶你想 天無二日 家無二妻 你既效法堯舜禪位於他 你就別再戀棧了 張亞嬌驚異說道 如此一說 莫不成把我休回 從新再娶他麼 油葫蘆七奶奶說道 差不多是這個樣子 張亞嬌呀的一聲說道 這可太豈有此理了 別的都可奪 還有奪人之夫的麼 我爲的是甚麼 不過爲的是少爺的病趕快痊愈 我們仍然還是好夫妻 要按這樣一辦 我竟落了一場空了 白白把我的權利全都讓了他 我是弄個如何來之如何去之 是可忍孰不可忍 得了 七奶奶你不用費心了 俗們這話權當沒說 我要是守了寡 我還落一個劉姓之孀婦 要照這們一辦 我竟是犯了七出之惡 人家把我休回 我只顧成全他們兩個人 我竟成了一個甚麼人了 油葫蘆七奶奶笑道 少奶奶你不用着急 我還

兒媳平等 彼此不便拜見 令他們三個人從新大拜天地 是日來的親友 都以為這是一件奇  
兩家自是歡喜非常 劉紹業聽見事情成就 也犯不上裝病了 於是擇吉結婚 王氏因為兩房  
葫蘆七奶奶在兩邊跑了兩天 假意忙碌 說是中等的當領着了 憑着他的嘴說的兩頭兒爲大  
七奶奶連連答應 便自告辭去了 看官請想 兩邊都是這樣的謙讓 這不是手到擒來麼 油  
復來到王氏屋內 王氏又再再相託 也許給油葫蘆七奶奶事成之後 賞他二百塊錢 油葫蘆  
再說我辦到甚麼地步 我也得來公館裏說明白了 難道我能作主不成 張亞嬌點頭 二人又  
蘆七奶奶說道 這不是少奶奶你這們說麼 憑着我的本事我去辦去 難道我不想多領賞麼  
要辦的稍微做一點兒 我就賞你三百塊錢 你要辦的把我休了 你們只好作爲罷論罷 油葫  
奶你這話說的到底是有些道理 這們辦 你要辦的我們兩個人平等 我便賞你五百塊錢 你  
兩下裏一退步 不就成全了此事 兩下裏一爭執 那不就乾瞧着出事麼 張亞嬌說道 七奶  
是辦事的板眼 他要是懂得人情的呢 他也得處處退讓 這話又說回來了 冤仇可解不可結  
我不能不這樣訂對 你要知誰也不是糊塗傻子 誰能夠白白奪人之夫呢 你們自管謙讓 這  
醜話先說頭裏 誰知果然少奶奶你就生了氣了 話是這們說 因為我出去辦事 心中有根  
我就知道要依實了 偷乎糊裡糊塗去辦 將茶落不了好兒 准得落一脖子麻刀 故此我纔把  
沒去辦呢 因為剛纔少奶奶你把我拉出來 說了個十足滿圓 就彷彿我怎麼辦怎麼是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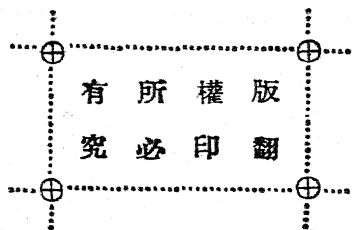
事 誰不爭先恐後的來看 及至把沈效昭娶到 劉紹業先自在喜堂中間一站 高高興興的等着拜天地 誰知等了半日 竟自不見張沈二女士到來 心中狐疑起來 原來沈張二女士互相謙讓 誰也不肯居左 沈女士說 張亞嬌結婚在允自己在後 當然讓張女士居左自己居右 張女士說 沈效昭婚約在先 自己在後 當然讓沈女士居左自己居右 因為這居左居右問題 二位女士又大大的磨煩起來 衆家族親友看見他們二位女士這樣的謙讓君子 大家也無正當辦法 末後還是王氏說道 這們辦罷 你們都不必謙讓了 不看誤了吉時 你們拈鬮爲准 各憑天命 衆家族親友一律贊成此舉 拈出來一看 原來張亞嬌居左 沈效昭居右 二位女士這纔無有話說 各尋地位 先拜天地 後拜祖先 以及拜見家族親友 大家用目一看 只見劉紹業面如中秋之月 色如三月之桃 眉如墨染 唇如塗硃 鼻如懸膽 眼如秋波 雖委而帶敦厚 雖美而含英武 又見張亞嬌 肌膚潔白 身材合中 腮凝新荔 鼻膩鵝脂 溫柔沉默 觀之可親 又見沈效昭 長短合度 肥瘦適宜 俊眼修眉 顧盼神飛 文彩精華 見之忘俗 三個人站在一處 分明是一對半雕琢的玉人兒 不但劉正伯老夫婦歡喜非常 就是來的諸親友 大家看了 誰不點頭咂嘴兒的羨慕 都說這樣的佳兒佳婦 真是天上難找地下難尋了 不言大家羨慕 且說劉紹業是晚入了洞房 笑向沈效昭說道 卿還記得落花柳絮無人管 舉首春光俯首愁麼 因為你這一個愁字 直不知勾起多少愁來 我會和卿說過 莫

怨漢宮風雨夕 烟雲深處鳳凰遊 如此說來 我們今夜竟是在烟雲深處了 沈效昭不語 於是解決了終身大事 從此張亞嬌與沈效昭各以姊姊相稱 彼此十分和睦 鳳凰愁說至此處 告一終結 下編另有新書發刊





中華民國十三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每本定價銅元三十枚

編輯者 實事白話報編輯部

發行者 實事白話報發行部

印刷者 實事白話報印刷部

總發行所 北京鐵老鶴廟

分發行所 京外各大書坊



# 本 社 出 版

## 各 種 叢 書

名伶化裝譜

▲各樓場書坊均有代售▼

社會小說自由岸

每册大洋五角

偵探小說傅勝氏

每册大洋二角

社會小說美人計

每册大洋六角

偵探小說黑騷兒

每册大洋一角

諷世小李珠屏說

每册大洋六分

偵探小說女屠戶

每册銅元卅枚

社會小說砲底緣

每册銅元卅枚

白話小說慎鷺交

每册銅元廿枚

偵探小說啞叭老媽

每册銅元卅枚

▲送報人代賣不加牌力▼

